

# 野百合通訊

第五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壓迫還在進行中

承印:小雅印刷公司

(02)7362659 • 7328160



# 目錄

〈後選戰〉		
地方派系，文化民主	黃新高	1
縣市長選舉之後		4
〈遍地烽火〉		
我們正在東海營建一個以學生為主的社區文化	廖敏達	10
痞子說的話	清華台研社	13
大學生下鄉之意義及目的	石育苑	14
營建學運——文化、中原		15
學費、私校與學生運動	史哲	16
〈多重戰線〉		
1993年的暑假作業	邱花妹	21
「1005勞工立院請願」的意義	韓仕賢	25
搭上工運的列車		26
——工運義工的感想	劉思龍	
離妓救援側寫	鄭斐文·陳政亮	29
〈音樂屠場〉		
數位複製時代的流行音樂	何東洪譯	33
〈兩性之間〉		
愛在運動蔓延時	陳政亮	40
運動中的女性	非關男女	45
T0.....	王時思	46

1992年11月12日創刊·1993年12月本期出刊

編輯委員：丁勇言、王時思、史哲、石德隆、何東洪、沈發惠、林宜瑾、林淑貞、林致平、邱花妹、邱毓斌、吳冠良、周奕成、侯念祖、夏樂祥、郭紀舟、陳尙志、陳政亮、陳俊麟、黃泰山、黃新高、楊添園、劉茂彬、蔡其昌、劉思龍、蕭武昌、韓仕賢

美編：江斐琪等(不到)人

聯絡地址：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25巷2弄28號 TEL/FAX：(04)6321740  
郵撥帳號：21190523 劉茂彬 贊助訂價：六十元以上

## 地方派系，文化民主

〈後選舉〉

黃新高

高雄縣白派的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在這次縣長選舉前，曾被李登輝點召游說，希望白派能支持紅派的黃八野。國民黨第一次黨主席親自出馬游說派系的頭人，所得到的答案卻不是完全的承諾，王金平說他必須回去開派系會議。不論王金平的回應是否是為了增加自身的籌碼，明顯可見的是，地方派系與國民黨的關係已經有所變化。

正當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從過去上對下轉變成平起平坐的兄弟關係時，民進黨也不甘寂寞地想插一脚，許信良說，民進黨要策反地方派系。

如果民進黨成功的與地方派系結盟，那麼，縣市長一役是大有可為的。問題是，如果政治的實質內涵不在於是誰取得政權的話，那麼，民進黨透過與地方派系的結盟所獲得的政權，對台灣進一步的民主化之推動，其局限性及反動性是顯然可見的。我們可以簡單的對地方派系的權力運作稍加勾勒就可以瞭解。

### 地方派系是一種樁腳分贓體系

地方派系的權力運作，基本上就是樁腳政治的展現。站在公職位置上的派系上層幹部，運用其正式職位的權力，關說、包攬工程、炒地皮、安排建設金費、安插人事等等，獲取暴利，並在這個過程中透過大小樁腳，將利益一層層往下分配。平時這個利益分配所建立起來的網絡，到選舉的時候就成為人

脈動員的網，像一串粽子般被拉進投票所，成為「民主體制」的背書。如果民主不是看投票所內一人一票的過程，而是看投票所外選民如何被動員與集中過程，則地方派系的權力運作完全看不到任何民主的影子。

民進黨高雄縣的黑派是個典型的例證。余陳在八年的執政時期採樁腳政治打下強大的基礎，甚至在高雄縣黨部中也以樁腳政治的方式建立人頭黨員，黨內初選是一次樁腳動員的演習，而所謂黨，也只不過是余家提名的工具罷了。

### 抽象的權力觀

上述的地方派系內部的侍從關係（上下不平等的資源交換），只是對地方派系之權力集中過程的一個抽象描述。說它是抽象的，是因為我將這組侍從關係抽離自具體的社會關係整體的網絡。這樣對地方派系之權力的抽象描述，足以說明民進黨所要結盟的派系邏輯對民主的反動性，但是卻不足以提出新的可能性，不足以指出，在派系所籠罩的政治生活中人們可能的出路。那麼，草根民主發跡的可能性便成為是隨機的、偶然的、不可預期的，或者這種可能必須外在於地方派系的滲透去尋找，去找出一塊未被地方派系所染指的處女地從事開發的工作。

這其中的問題在於我把權力的運作抽離出來，卻沒有再擺回去社會關係的脈絡去考察，彷彿派系中人有通天的本領可以運作自如



，而底層的群眾只像木頭人般跟著音樂起舞。我們沒有看到民眾的社會生活，沒有看到他們的互動過程，也沒有看到他們對於這種權力關係的詮釋。但是，實際的權力運作是被整個具體的社會關係所架構出來的，它必須活在這種社會關係中，從中獲得滋養並再生產這種社會關係。

當我們並沒有從具體的社會關係去了解地方派系，而仍然從抽象的權力運作去認識它時，有可能歪曲了實質民主之運動的可能。如果從利益交換的侍從主義來理解地方派系，那麼，是否取消了這種利益關係，就具有實質民主的可能？在許多環保的抗爭中，派系的頭人佔據了領導性的位置，並且主導了抗爭的過程與方向。但是，他們與群眾的關係在當時並不是透過利益的交換，而使之佔有領導的位置。表面上這種抗爭的組織邏輯與選舉的運作邏輯並不相同，但是實質的結果仍然是樁腳政治，仍然是權力集中制。與其說這種抗爭的過程是侍從主義的變形，倒不如說這是在同一種社會關係底下所架構出來的權力遊戲。

### 利益與認同

因此，侍從主義說明的是樁腳政治的抽象權力，而其實質的權力來源必須進入社會關係中去考察。在對高雄縣派系的訪問中，有一個非常顯著卻一直被忽略其隱含意義的現象：派系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透過人情來

表達的。人情可能來自於血緣、地緣，而更多是來自於長期的利益合作關係，但是一旦這種利益合作關係被轉譯成人情，用人情來表達，它就帶有一種認同的意涵，一種「我們」的感覺，雖然這種認同是帶著濃厚的父權色彩。利益的合作建構了這種人情認同的連帶，重要的是，同時它也必須活在這種人情的關係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才可以理解為什麼「有錢不一定買得到票」。也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派系中人能在社區抗爭中佔領導的位置。

群眾是非理性的嗎？也許正因為這種認同賦與了他們價值與意義。開票的時候，各鄉、村的候選人競選服務處常環繞著激情的群眾，他們的情緒是因為對將來利益的深思熟慮？在沒有進入田野以前，我們不宜擴張人情關係的可能意涵。但是它可以補充侍從主



群眾是非理性的嗎？

開票時沸騰的情緒

是因為預知利益的聯帶

而產生的嗎？

義抽象權力觀，而這個補充同時宣告了對地方派系的權力運作做一種具體的社會關係的研究。

### 社會運動同時是一種文化運動

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探索權力，不只是理論上的操弄，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一種運動的視野。這種視野有幾個重要的意涵：第一，反對精英主義。當我們對權力的理解只停留在抽象的層次上，則實際的社會基礎被神秘化，彷彿一切權力的運作都只是精英的操弄，群眾只成為沒有臉孔的木偶。第二，反對一種宿命的經濟決定論。在抽象的權力觀中，因為看不到群眾的自我詮釋，看不到實質的社會關係所開展出來的可能性，權力的生產與再生產成為牢不可破的循環，對於實質民主的可能只能放在不可預期的偶然中，或者等待經濟結構的變遷。第三，運動不應自限於正式制度的建立（但不是否定正式制度）。只有抽象的權力能透過制度來規範，就如同只有抽象的自由能被法律所界定，實質的權力與自由只能透過社會關係的改造來完成。第四，社會運動同時是一種文化運動。社會運動的過程同時是一種社會關係之展現的過程，也是一種文化與價值展現的過程，只不過有的以顛覆既有的文化與社會關係、有的以再生產既有的文化與社會關係來展現。不經反省、批判的社會運動可能再生產保守的社會關係與文化。 ☆



## 有關縣市長選舉

11月26日的縣市長選舉總算落幕。選前，不僅民進黨死忠派，就連自謂的文化政治觀察家，也紛紛預言、期待「變天」的到來。甚至還有自言「本土左派」者，對北、高兩市，曾是政治集中，台灣的首善之區的市民，被隔絕在這場「預期」的變動之外的一種幸災樂禍……種種種種，卻在當晚未及八點化成煙霧。國民黨政權既未崩塌，民進黨離執政卻越來越遠。

一向，無論在學生時代，抑或畢了業投入社會各個階層、站在任一個位置，對於政治面的變化，是我們經常關心注目的焦點。對於這一場民進黨意料之外的敗仗，也許已有人睿智的洞察在先。但是經過這樣一場權力、政治遊戲的過程，我們看到什麼，也許比結果更讓人注意和關心的吧！

以下，是12月5日做的一場座談。不以對話的方式呈現，是爲了保持言說本身的特異性及完整性。

丁：民進黨無勞工政策，勞工階級的政治參與仍是匿名的，純拍轎的，階級的政治主體性也未被召喚出來（或民進黨並未樂見），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北縣一些工會幹部組成尤清勞工後援會，作主動的助選，有些促進階級意識的作用；當然在政治旋風的壓力下，影響很有限。

再者縣政府到底能做什麼？中央政策的形成及執行在縣政府能做什麼？恐怕也

是反對黨無法提出具體政見的原因；至於年金換選票，而不提稅制，政治體制的改革，不過是短見的花招罷了！

王：民進黨已經正式脫離「政治運動」的階段，向純粹的政黨政治（執政目標）邁進。問題是如何以此繼續吸引選民的票源？放棄了野戰性的戰鬥方式之後，使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相似性更加提高。對民進黨而言，集中火力在選戰上使得執政目標步步逼近。但對當年至今支持反對運動的支持者而言，卻宣示了民進黨作為政治反對運動代表者時代的結束。

民進黨在選舉的經營上使用了與國民黨相同的邏輯——樁腳、地方派系，使得政治生態改變的希望更趨渺茫。即使是與金權政治結合的程度與規模亦指日可待（但仍與國民黨有差距）。問題是在這樣的質疑下究竟什麼才是政治運動的新方向？與地方派系結盟與否？或結合的方式、與金權結合的方式、程度？社會規劃的內容？……等等。

民進黨以老人年金作為選舉策略，本來是欲走向政策規劃的正規戰，企圖以政策吸引選票。未料卻因年金的體質及規劃倉促而僅僅淪為支票的一項。這可能突顯兩種意義：1. 選民不相信民進黨有推行政策的能力（拒絕其成為一執政黨）。2. 國民黨兌現支票的能力大過民進黨（挾其舊有資源）。或者

選民不相信民進黨已經「改邪歸正」！故只贏得「死忠」者（有民進黨情結者）的選票。

社會改造的路線轉向吧！

花：選舉結束了！有人喊輸。有人說沒輸沒贏。財富進行了小小的重分配。但是選舉結束後，台灣人民得到了什麼？

### 1. 民進黨情結

對於住台南市又長期或逐漸支持黨外的人，一定很難投下「神聖的一票」。既希望民進黨能拿下台南市，卻又看不到候選人的理想性。擁抱這種情結的意義在那裡？

### 2. 惡質的選舉文化

民進黨宣稱文宣戰不彰，民進黨將愈來愈往建立地方樁腳的選舉策略靠攏。連續幾年的選舉下來，民進黨的目標放在到執政之路，贏得選舉成為唯一的目標。選舉的意義及結果已經不再放在改革台灣社會了。

### 3. 老人年金交換選票？

高雄縣附近已經有人將戶籍遷進高縣，爲了保證持續執政。類似這種金錢發放的政策只是地方政府財富的重新配置，但未來更良善的規劃在那裡呢？

### 4. 漠視女性選民權益

國民黨推出的家庭主婦文宣據說是很能觸動家庭主婦的心情。國民黨將自己類比爲家庭主婦終日辛勞，還有人有關分家……。家庭主婦的遭遇確實被點出

，但情感訴求之外，國民黨何嘗提出任何關於家庭主婦的政策，例如家庭主婦的二度就業、育兒及負擔家中老人養育的問題。這樣對嗎？家庭主婦何嘗掌握生殺大權？國民黨的父權本質不只表現在過去到現在的統治技術，更表現在這場漠視女性權益的選舉遊戲中。

### 周：1. 意義與性質

其實並不是政權或統治的合法性的選舉（就政制上而言，國會選舉、總統選舉才更重要）。但是在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中，混雜許多歷史意義。

國民黨透過選舉，用壟斷利益和地方派系交換選票即合法性。而在地方派系/本省財團已是以形成對經濟景氣之影響，國民黨必須不斷收編及動員地方派系。

縣市長選舉主要是經濟與行政層次的權力過程。非常清楚的是，土地資本及土地是最重要的因素。觀察此次選舉及分析其未來影響，除了政黨角度之外，土地問題及其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更應注意。

### 2. 關於新的政治力量的問題

應該嚴謹的分析都市年輕中產知識階層的政治傾向。開始討論一個新的政黨或社運聯盟，醞釀其成熟的時機，並賦與其明確的政治定位：以社運團體聯盟而以左翼青年知識份子爲核心的社會民主聯盟。



對於民進黨應有較清楚的觀點：批判其體質、意識形態，然而應認同台灣反對運動之傳統，從而我們可以區分民進黨的領導精英與其支持者之中下階層大眾，后者是我們的新政治力量的資源與土壤。

斌：今年選民投票行為的政黨取向更為確立。多位沒有政黨推薦作為後盾的候選人得票率都很低。換個角度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沒有政黨來提供各種資源，是很難當選的。

就國民黨來看，李登輝牌的效用不在於站台演講，而是在整合地方派系，如果無法整合就開除。所以說，除了贏得選舉之外，選後一個新的國民黨——地方派系、黨二者地位更為互等的情形——也已經誕生。而這些被釋放出來的派系，只好遊走在新黨及民進黨之間。

民進黨今年比較以往更強調正規文宣戰及組織戰。這可能是過去吃了國民黨組織的虧。但是反而是失敗的，不如過去打法有爆發力。如老人年金這議題，在台南縣立委選舉時是用運動戰的打法，就發生效用。但縣市長時只是用文宣、政策宣示的作法，根本無法動員老人選票。（被買票對象不知你要買票，怎會有用！）

這次選完，如果民進黨無法在作戰方式的轉型作一個調整，加上「新開發」的票源又具策反地方派系得來的——而不

誠實地面對實存的社會矛盾關係的話——再加上選後總統、省市長人選的問題，前途是悲觀的。

史：有幾個現象值得討論。

(1)國民黨機器的復活。過去幾年來，李登輝主導的國民黨本土化，其實很清楚是派系化。問題是這過程是地方派系的力量一直不斷深化國民黨，黨機器本身幾乎沒有主導權，所以無以選擇。只要地方派系內部衝突，馬上選舉結果民進黨就有所斬獲。但是這次，地方選舉被國民黨刻意提升至全國性地位，及民進黨本身又視為執政戰，使得國民黨機器從被動變成主動。所謂李登輝牌的可怕，不是主席下鄉講幾句話，而是在選舉過程中，黨機器可以提供派系它所沒有的力量。例如全國性的文宣，游離票的凝具等，一改以往黨機器被地方派系拖著走的局勢。所以所謂地方派系的整合，是在地方派系與黨機器能不起平坐，互相依賴。所以民進黨如果前途黯淡是在此其實已經坐失所謂策反地方派系的機會。當然這是從民進黨執政的觀點。

(2)國民黨與派系一個新的合作關係，對民進黨的執政前途不利。最大影響恐怕是加深了所謂民進黨情結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導向了民進黨不是策反了派系，反而是自己本身被地方派系化，是與國民黨搶地方派系。當然民進黨的固定票源依然是有。(3)老人年金的策略亦很值

玩味。事實證明，老人年金在民進黨的選戰中，澈底失敗。很明顯的，老人年金在一開始以一種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是很強勢，此促使國民黨彰顯前所未有的政策形成速度。但在選戰開始，老人年金被當成一種政策，一種選擇來作文宣宣傳，事實上根本無效。

亮：(1)「民主」是活生生的社會人在具體的關係中實現的，不是「民進黨」、「國民黨」、「地方派系」……等物化的政治實體、勢力的縱橫交往。

(2)不用太在意於這「形式」民主或「換人做看看」的選舉遊戲。

(3)傳統的「政治」是派系化的過程，有些社會運動是如此，民進黨是如此，國民黨亦如斯。「民主」應該破除派系化的迷思。

(4)派系化指的是將公眾自我的力量讓渡給父親或擬父親的恩庇主。這個恩庇主可以是「余陳」，以及許多政治明星，以及一些「社會運動」（其實是自力救濟）的頭人。

(5)民主是在社會關係中的。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係大約是雇與被雇。牽動整個社會關係的改變，同時是政治運動，同時也是階級運動。

沈：1. 民進黨的擴張意義愈來愈小。執政 V.S. 運動（統治 V.S. 改變）

原因：①團結的民進黨，派系間的辯論

愈來愈少，「執政」的共識愈來愈高。至於執政、勝選究竟是目的？手段？能改變什麼？要怎麼改變？已經不再成爲一個問題。②選舉的結果顯示，民進黨縣長中，愈是傳統經營方式者，就愈穩定地連任。此對民進黨未來有教育引導的作用。

2. 選舉作為改變、選擇的唯一合法手段成爲共識。

3. 選舉文化澈底腐化，沒有任何是非，勝選是唯一考量。此將導至民進黨、國民黨比爛。民進黨須小心日本社會黨跟著自民黨一起垮的「社會黨效應」。

龍：1. 選舉：做戲的空，看戲的愁。

2. 民進黨：選舉總路線 + 人才總路線 = 到執政之路

3. 國民黨：繁榮、安定 + 李登輝牌 + 地方派系整合 = 繼續執政

4. 社運：改造台灣社會 + 路線困境 + 組織困難 = 民進黨情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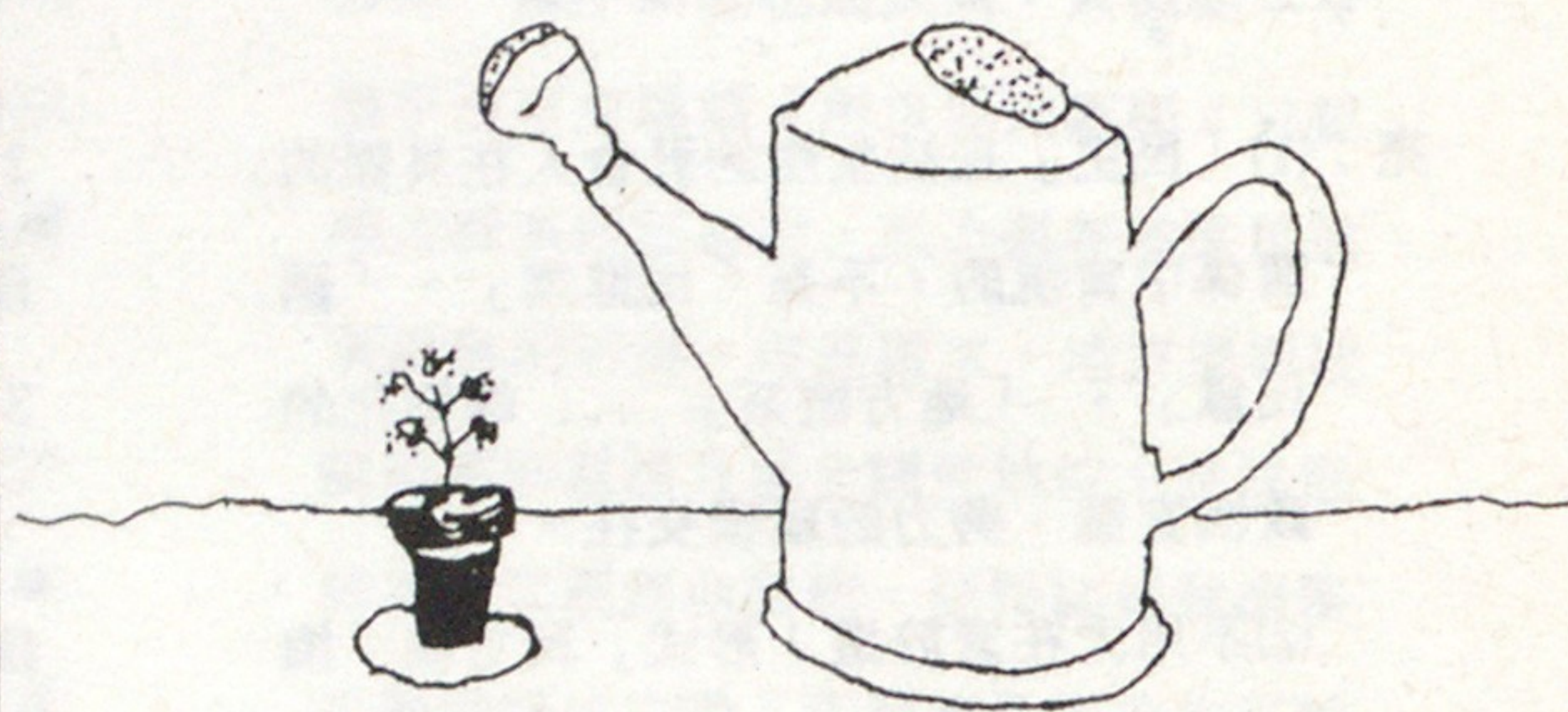
5. 感想：勝利不會天上掉下來 / 國民黨不會自己垮台 / 民進黨到執政之路還在走 / 社會造反派仍然被壓迫進行中 / 至於 / 代議民主、社會民主以及社會主義 / 誰能因應持續深化的資產階級民主 / 誰能取得台灣社會的文化霸權？ / 所以 / 除了結合工農小市民翻身戰鬥的口



號 / 實踐是檢驗「改變社會」  
這個真理的唯一方式 / 讓那些  
情結和結構分析等著被歷史批  
判吧 / 我們需要的只是：將社  
會運動進行到底 /

韓：以高雄和屏東為例，政黨對決的意義並不重要。高雄余家班長期來的「榕腳攻勢」戰勝沒有完全整合的紅白兩派。這是一場沒有政見，只見互掀弊端的選戰。從開票結果出現空前的 10000 餘張廢票，或許選民有些厭煩了。屏東可說是蘇貞昌個人魅力（此可由蘇的競選旗幟、傳單、標語看不到民進黨字眼一窺究竟）獨戰國民黨張、林二派。因為包括邱連輝、邱茂男都做壁上觀。反而只有希望蘇選上，好在下屆出來參選縣長的蘇嘉全拼生拼死。 ☆

## 約稿



唸的、做的  
想的、看的、聽的  
**野百合通訊**  
文章不要太長

# 遍地烽火





# 我們正在東海營建一個 以學生爲主的社區文化

廖敏達

## 前言

在東海前任校長梅可望被學生趕下台，阮大年接掌東海校政以來，東海並未如一些人所認爲的，在這位具有校友、董事會董事身份以及擔任過教育部次長及交大校長職務的新校長管理下，得以展現出新的朝氣與生機，發揮東海創校精神及理念。我們所看到的，反而是東海不斷地遭到破壞出現爭議以及學生不斷地集結一起質疑校方產生抗爭。從今年三月興建綜合大樓計劃所引發的「保護相思林運動」；到八月兩千多坪相思林地因爲阮大年執行（與郵政總局的）協議不力所爆發的「校地保衛戰」；再到開學不久在未經師生討論和參與的黑箱作業情況下，竟然快速地在農牧場開闢道路，以及計劃於農牧場興建省政府研究中心與校友會館等大樓建築，而造成了畜產系同學用肉身力擋砂石車的「農牧場事件」；然而當農畜產同學還在爲農牧場事件抗爭的同時，卻驚人地揭發東海史上最醜陋的一頁——「貪瀆事件」。

10月26日人間工作坊獲得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爲校方於9月29日所召開的「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報告。這份報告透露出，長久以來存在於東海內部的各種「推廣教育進修班」，在行政津貼與加班費中，所存在的種種見不得陽光的事實。也就是以阮大年爲首的各行政主管用各種名目每年支領了巨額的行政津貼與加班費。

10月27日，由人間、台研、東風、女研、環生及社會系組成「東海重建聯盟」，

大量散發及張貼「阮大年貪瀆枉法，東海人揭竿而起」的傳單與海報，公佈阮大年及多位行政主管透過「推廣教育進修班」之名，行斂財之實的貪污弊案。此一弊案曝光後，立即引起全校師生關注與不滿，而阮大年在當天下午，也透過媒體編織謊言，企圖掩飾事實與推卸責任。次日，聯盟做出一份問答錄，詳細解釋資料來源的可信度，及駁斥阮大年在媒體上的謊言。

10月29日，阮大年於校內召開記者會，企圖洗刷自己的罪名。一方面強調，此次被揭發拿取津貼與加班費的陋習，只是沿襲前任校長梅可望，雖不合理，卻無過錯；另一方面又說他有心推動改革，因此資料得以公開，不料卻反而引起風波，遭人非議。

此時運動形勢拉到最高點，聯盟決定於30日中午舉行「貪瀆枉法說明會」，會場上有數百名同學及少數老師佇足觀望。聯盟成員手拉布條及靜坐，強烈質疑阮大年的說法，及嚴厲批判其貪污事實。因此，立即要求：1. 校長阮大年停職查辦 2. 公開向全校師生道歉，並交回所有非法侵吞之津貼與加班費 3. 徹查包括各項進修班在內，以及東海的各項工程與採購，是否存在著更多貪瀆枉法之事實 4. 學生有權利清查學校財務結構是否合法與合理，並有權參與學費訂定之決策過程。中午說明會後，立刻北上要求教育部正視東海此次貪瀆事件及推廣教育班之不合理制度。隨後抵達教育部與高教司副長接見會談後，承諾兩週內來東海公開徹查

此案。隨著此項承諾，沸騰一時的貪污事件似乎暫時告一段落。但是，這場「反制貪污行動」到底釐清了那些問題？而這場校園運動達成了什麼目的？以及對日後經營校園群眾上，又有何種意義？

推廣教育是必然之惡，教育部是幫凶！

爲什麼東海要辦推廣教育班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也適用於其他辦理推廣教育班的私立大學。所謂的廣推高等教育、服務社會，以及替私立大學力闢財路，紓解財務壓力等。眾所皆知，教育部除了嚴格限制私立大學的經營與經費籌措的方式外，又嚴格控制私立大學經費的唯一來源：學費。這使得私立大學無法像公立大學一般得以正常經營。經費短缺造成經營困難，後者又惡化教學品質。東海開辦推廣教育班的一個目的，無疑地是要在財務上突破困境，避免惡性循環的降臨。不過，事實上開辦這些進修班並沒有達到這項目的。原因是東海進修班所取得的學費，並沒有挹注進東海之公用經費，以補助東海財政之困難，反而在人事費用支出上，成爲阮大年及少數行政主管以私吞公款，飽足私囊。毫無疑問地，這些進修班所使用的教室、空間以及聲望等等，無一不是利用東海的資源，但荒謬的是絲毫沒回饋東海，與提升教學品質，卻只有一再的掠奪、侵佔教育資源。至於開辦推廣教育的另一個目的——廣推高等教育、服務社會，早已在其嚴格限制上課者條件、身分以及採行昂貴學費下，成爲社會上少數既得利益者所把持、獨佔，淪

爲文憑販賣。再者，教育部在功利化、實用化與物質化傾向下辦理推廣教育班的結果只是加速私立學校「學店化」，也就是並未提升私立大學的品質，而私立大學的發展愈來愈像是超級補習班，或是職業訓練所。

## 學校教育的主體是誰？

這場運動中，學生批判校方漠視師生才是作爲教育主體，以及不滿行政官僚與這些特權份子所形成的利益共犯，吞噬教育資源的事實。東海是誰的東海？不只是董事會的，不只是校方行政人員的，更是全體東海師生所共同生活、成長的場，全體師生才是東海教育主體。學生要挺身而出，爭回教育主體權，不能容忍赤裸的利益輸送與分贓本質，污損了東海創校精神與理想性格。再者，私立大學教育的學生必然是這個社會的資源，大學生素質的好壞，不只是那一個大學的，而是整個社會資產素質的好壞。當教育的主體定位模糊，與不足的教育資源又遭侵佔的結構下，即將喪失的是教育的意義。

## 學運的獨特戰場

這次「反制貪瀆行動」有助於拆穿阮大年神話，減弱其道德神聖的光環，進一步挑戰父權宰制。雖然阮大年只不過是這些領取巨額津貼與加班費的主管人員中，較引人非議的一個例子而已，但是他所象徵的，正是校



園內壓迫學生的統治階級代理人。學生一次又一次地反對壓迫，亦就是其堅持理想性格。並且不論遭受多強大的打壓，及面對多偽善的教育者的抹黑，改造校園，教育、動員校園群眾，突顯校園與社會的關係，正是作為學生運動在其具有獨特戰場中（校園），應該長期經營的。 ☆

# 運動

使你視野更加開闊



野百合通訊

## 痞子說的話

清華台研社

積弱不振，可能是暑假以前清大台研社的最佳寫照；暑假以後，我們反省了從前的做事態度和思考方式，以刊物「麗報」和連續四天的紀錄片（附送座談四場）迎新，吸引了一些大一大二、理工人文的各樣新血，使得原來陰霾的社團變得擁擠而溫暖；目前社上每週都有兩次的讀書會，主要閱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中的論文，有時也讀些臺灣文學或文化評論；試圖以政經和文化兩個層面瞭解臺灣，然後配合自由討論中浮現的個人經驗或集體記憶，建立起我們這一代對島嶼的看法。

在鬱鬱林木中，我們思考的另一個重點是那些使清華榮登教育部評鑑第一名的高知識官僚，以及伴隨而生的層層病毒。打破女生宿舍的門禁是我們最近的行動，社上一群從未參與任何反對運動的女生，展現了令人折服的力量，向蔓延在學校的無力感挑戰，遊說、海報、投票、簽名，一點一滴鬆動枷在女生宿舍的冷冽大鎖；無論今後的發展、成敗，她們都是應該以己為傲。

台研社從以前的積弱不振到今天堪稱「溫暖」的局面，清大社會人類研究所的學長姐，給了我們數不盡的幫助和鼓勵，使我們在這條路上不至感到寒冷，這是台研社特別要感謝的。 ☆



# 大學生下鄉之意義及目的

石育苑

自 1986 年台大鹿港反杜邦調查團以來，「下鄉」一直是學生運動組訓的重要一環，也是打破校園與社會圍牆的重要機制。中興法商青年社的朋友在 93 年 7 月到雲林農村作 38 天的訪調，野百合通訊特別轉載一篇「青年」上的文章，談的是「下鄉」在他／她們眼中的意義。

編按  
大學在台灣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早期擔任統治者意識形態控制的工具外，一直是做為邁入高薪階級者的職業訓練所。因統治者有意壓抑校園內思想的自由化及本土化，故本質上應是知識生產場所的大學始終無法清楚地認識所處社會中其他弱勢階層、族群，亦從未站在客觀的立場，從事現象之批判及本土理論之建構，更遑論學生走出校園，聲援受壓迫者，努力改造社會，朝更美好的方向前進。

因此，大學生下鄉，對於瞭解底層人民的生活，洞悉社會結構中階級間的矛盾關係，以及拉近校園與民間多年來認知與情感上的鴻溝，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對於校園主體的大學生而言，下鄉運動在知識層面的意義，是掙脫學院的課堂形式束縛，主動地同現實社會做接觸、交流，藉實地的探訪將抽象高蹈的理論落基現狀，有助於日後學術累積的真實性。在情感層面上，下鄉同各階級、族群的人民生活在一起，靠著長久相處的親暱感，可打破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分眾化的區隔界限，從而取得不同身份間的認同和信賴。而出身弱勢團體的大學生

亦可藉下鄉，重新審視自己的生長背景，對個人歷史脈絡的追溯及改善家園的決心，裨益甚大。

對於處身弱勢地位的人民而言，可藉著大學生的來訪學習機會，取得過去因受限於邊緣位置而無法獲悉的資訊及知識，並借助大學生所擁有的發言管道，向執政者和社會其他階層表達己欲改革不合理現況的要求，並藉此調整過去在社會中所處之受迫的位置，且改善生存環境及自身尊嚴。

再就下鄉對社會整體而論，大學生與弱勢者的交流所造成的知識普及化可實現澈底平等的人民民主，而學生純淨客觀的對社會現象之訊息傳遞報導，可消弭族群間因誤解而產生的漠視甚或敵意，加速和平的融合，瓦解統治者僵化粗暴的意識形態劃分。此外，下鄉對邊緣地區的關懷，可深究中心與邊陲日益兩極化發展之原因並減緩其惡化，例如農村人口大量外移之緣由。

事實上，大學文化和民間的關係應是密切不可分的。學院可吸取民間文化的養分而成就其豐富多元；民間各邊緣族群階級亦可引鑑大學之知識生產來建立有助己身的行動策略及理論。觀之今日台灣各大學校園中所表現出來的貧瘠荒漠，諸如語言、思想、藝術... 多方面，都有待敞開心胸，謙遜地向人民學習的。一言堂式的黨國意識形態已然解禁，如今我們應做的，是放遠視野，從行動中展現知識份子應有的淑世胸懷，放下身段，向倍受壓迫宰制的弱勢者致敬與學習。☆

# 營建學運

「民間校園工作室」成立，中原大學學運再出發  
1993.12.12.

一九九二年七月，中原學運社團「少年中國學會」因拒絕參加由校方所舉行的社團評鑑而遭校方強制解散。一年半以來，原「少中會」內部因幹部大量流失，新進社員招訓不易，同時又面臨整體運動環境的普遍低迷，不僅少中會部份社員在轉進學生議會之後難以發揮集體力量爭取學生權益，社團亦無法重新組織；且在校園內包括大研社、視聽社及女研社等人文關懷團體又相繼倒社，中原校方之思想箝制愈形惡質，而校方與學生的互動也越來越呆板而威權。

經過了近五百日的沉寂，原少中會的學生議員們因省覺於校園批判／反省空間的逐步緊縮，而來自校方的意識形態控制卻漸如火熾，遂結合一群新生的進步學生，共同組織了「民間校園工作室」，期能促使中原大學學運的再出發。然而校方又惡意刁難，在歷經波折後始得於十二月初成立。

「民間校園工作室」希望以「文化批判」及「社會改造」作為未來運動的目標。面對現今校園及社會的不良體質，「民間校園工作室」認為唯有積極在校園內發展宣傳及組訓工作，並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才能拉近校園與社會，共鑄「改造」的實踐過程。成立之初，「民間校園工作室」先以介紹工運、農運及女性意識等紀錄片的「非商業電影展」做為首次活動，已引起學生的討論及反應。九三年寒假期間，「民間校園工作室」亦將連絡各校，研議合辦管隊之可能。☆

1993 12 文化校園記事

文化大學草山學會自上學期末以來即積極從事組織化的工作，歷經三個月、近十次會議的努力，終於通過組織章程、完成初步建制化的工程。在草山學會維持地下化的情況下，本會成員積極發展校園內的「生態社」及「當代思潮社」（原「三民主義研究社」），並向校方申請正式成立「女研社」，在可預見的不久的將來，一個公開宣揚女性主義理念的運動社團將在文大校園內生根、茁壯。另一方面，本會亦盡力鞏固學生會和學生議會在校園中的激進性格，闡揚校園民主、學生自治的理念。

草山學會所屬的三個社團在學期一開始即在校園中聯合舉辦盛大的「另類文化」活動，以新鮮活潑的方式將各種反體制的論述及女性主義意識呈現給校園群眾，希望藉此提供同學另一種思考的方式。緊跟著在十一月初，鑑於台北市政府為拓寬馬路而砍伐中山北路的行為，本會乃由生態社領銜發起「保樹運動」，先後趕赴市立美術館和台北市議會舉布條抗議，期待以運動的形式喚醒台北市民及文大學生對生存空間環境品質的重視；此一運動雖未讓台北市政府取消工程計劃，卻也引起各大媒體的報導，得到廣泛的回響。此外，在校際活動的場合中（學凡私校聯盟的抗議活動、1112 工人遊行、搶救大學法...），草山學會亦儘量動員參加，未曾缺席；並藉以增加校際合作的機會，與各學運團體維持一定的良好關係。☆



# 學費、私校與學生運動

史哲

對於像我這種已從學運或校園戰場第一線退位下來的人及其他朋友來說，學運在 90 年代的這兩三年的發展，除了帶給我們對當前教育政策種種不義的憤慨外，總還存有那一點呵護地「望子成龍」的心情（當然心態上該被批判）。不過，很清楚的是，不論是針對大學法或私校、學費等問題的學生抗議行動，客觀上並未產生逼迫當局讓步的政治效果，反而有自我消耗、孤立的傾向。當然，問題不在大學法、私校、學費等議題的選擇上，這些顯見的是學運以校園為實踐場域，攸關學生主體性的議題。我們缺乏的恐怕是對 90 年代所謂新新人類，社會局勢，大學生態的新的認識與思考。相較於大學法一個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議題，私校、學費就顯得平淡、生活化的多，但卻也是論述討論最少的。本文於是嘗試對私校、學費等問題提出一些反省與思考。

## 一、反省工農子弟學雜費補助一案

1988 年所提出「工農子弟學雜費補助」的訴求，在當時而言，學運幹部本身對社會改造及路線反省的代表性意義，是遠遠大於校園中的實際運動效果。並且這個訴求集結的力量集中在教科文預算違憲（不足 15%）的政治面上。往後的幾年，雖然並未再對此訴求進行正式的運動，但學運內部依然廣汎流傳談論著此案所代表的運動上的意義。這一案之所以成為大夥津津樂道的代表作，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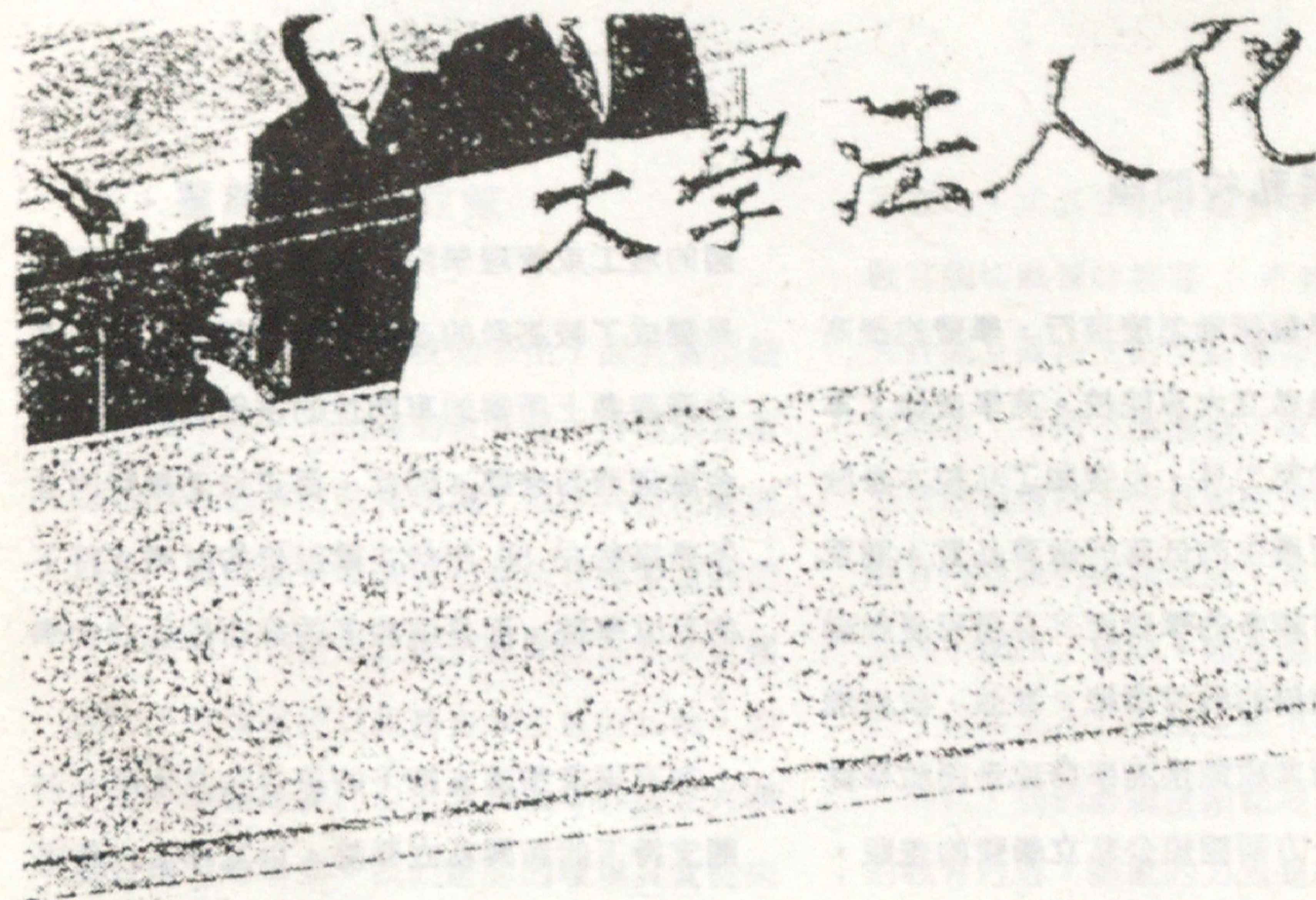
重要的是因為它可在校園的場域中引入了社會矛盾的議題，打破了校園與社會隔離的一道牆，彰顯了學校在社會結構中的位子。同時帶有著學運與其他弱勢社會運動聯合契機的味道。

作為校園中，學生意識啟蒙的批判點，工農子弟補助案是成功的。但在 90 年代，當學費節節高攀，實際的社會矛盾真的來臨時，此一訴求作為學生與國家戰鬥的武器時，卻顯得力道不足。一種可能是武器操作的不好、不熟悉。但另一方面是此一訴求本身的問題。

工農子弟補助，它的進步性是來自工農階級本身在資本主義社會站的位子，及其社會所帶來的必然之惡。但校園中，它訴求召喚的卻是工農子弟，不是工農。階級本身是在與資本主義鬥爭中形成的，階級意識更是在運動中建立。資本主義必然之惡並不導致對必然之惡認識之必然。更清楚地說，所謂「自然紅」本來就是假的，更不要說其子弟「自然紅」。

當然，工農子弟在經濟上的弱勢是事實，但在經濟上弱勢的大學生與高學費之間的矛盾，強硬地冠上工農子弟，卻是先驗地假設大學生的社會觀源自於其家庭的父權式的想像。結果是，甚至並沒有大學生自願地來當工農子弟。

一場反高學費運動，除了是學生本身受教權的爭取外，從而在運動中改變其社會觀，認識社會結構中的壓迫，矛盾的意識啟蒙，



當然是學運永遠追求的彼岸。反高學費運動是直接針對高學費對學生受教權的壓迫，這個大學生不是舊家庭的子弟，不是被要求代表社會良心正義而且並不存在的偉大知識份子，而是在生產關係中被定位為接受專業技能訓練的預備白領勞工，資本主義管理階層的接班人，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生產工廠的大學校園的大學生。因此，反高學費只是受教權爭取運動的一項訴求而已。要求國家出面保障低學費，是人作為一個社會的全人，要求接受教育（雖然不一定是好的教育）所破除的第一道門檻而已。

同時，反高學費並不是一個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它不應伴隨著主流政治的論述而起舞，所謂軍公教接受國家福利補助遠較工農為多的看法，而陷入一場資源爭奪的經濟主義式的戰爭，甚至演變成公私大學的矛盾。反高學費應是一場清楚而簡單明確的全體學生爭取受教權的運動。

大學不僅要法人化

私立大學更要獨立

不要教育部

不要財團



## 二、怎樣看私校問題

不論反高學費運動怎麼進行，學費的提高首當其衝的是私立大專院校。高學費除了本身帶來就學的壓力外，也突顯了私校本身教育資源匱乏而產生的低落的教育品質。簡單的說，便是付較多的學費而又必須忍受較國立大學差之數倍的教育環境。當然，教育部目前尚未表明其政策是高學費或是開放學費，只是號稱一方面縮短公私立學費的差距，另一方面又要學費「合理」反映教育成本。而私校當局一如過往不斷要求教育部增加補助，但對高學費倒是樂觀其成，而國立大學當局在今年教育部所提出預算中被減少百分之十，校長們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聯名抗議。

乍看之下，教育資源好像是全面不足，又好像是公立學校太浪費，一人佔了全部的大餅尚嫌不足。姑且先不論公立大學，至少其品質的問題不是源自於經費，而教育部也是且戰且走，宣佈明年學費不再升高。但私立大學卻依然明顯的「貴又爛」。但是，是所有私校經費都不足嗎？

事實上，在台灣既有的私立大學與新興的私立大學有著明顯的不同。既有的私校（這裡指的是大學），源自於過去的政治經濟環境，大都維持一所綜合性的大學型態。而新興私校，配合 80 年代台灣全面的資本主義化，不是從既有專科學校升格成學院，便是具有公司財團或宗教財團支持的單一型

態的理工或管理學院。其實，這些學校不過是變成了較高級的五專或專科學校，因應著台灣產業上所需的專門性的技術人員，以及金融經濟的來臨。因此，真正缺乏經費的並不是這些在 80 年代主動辦學的財團支持下的私立學院，而是這些老的綜合性私立大學。

在有國家預算支持下的綜合公立大學，財團支持下的新興私立學院，以及為了六年國建由國家成立眾多技術性學院中，這些綜合性私立大學便顯得不合時代潮流，龐大而笨拙又棘手。

然而，我們很清楚，當我們要求解決這既有綜合性私立大學的經費問題時，並不是要把它變成一個類似經費充裕但卻像軍事學校的大同工學院，也不是把它推向一個由國家控制預算的國立大學。教育部要求所謂私校自關財源、募款，其實這些要求老早就在新興私校身上實現。社會上並不會再有平白無故，無條件支援興學這檔事，除非學校本身能達成其興學的目的。

而這些既有老的綜合性私校在艱困的環境下，也發展出一套自處生存之道。最明顯的莫過於如東海、靜宜、北醫賣地以籌經費，或者如東吳將建築物之名賣給出資之人，再不就是平時在教育部默許下，自行開設以推廣教育等之名的補習班。這些私校似乎已走上不歸路，就是學店化。然而，學運在其中又能做些什麼呢？

## 三、重新面對受教權

當我們這些既有私校的學生，面對著沒錢出的董事會、不出錢的教育部，再回頭望著那畸形而低落的教育環境，似乎只有流著淚期待一個財團來收購我們或教育部收留我們了。然而，不要忘記我們從來就沒有願意變成一所財團掌控以服務資本主義的私校，同時也不要忘記我們也從未將現今的國立大學當成理想的學堂。我們惡劣的環境其實從來就不曾有過一個所謂好的、公平正義的社會來作為其相對應。我們該做的是，就站在身處的基點上來改造我們的教育內容。而既有的私校反而具有逃離財團、國家掌控的特殊條件。不出錢的董事會及國家，反而提供一個讓學生大聲發言的機會，粗暴的說，就是學生應該要開始干涉校政、佔領校園了。

嚴肅的說，既有私校在對外，在不受教育部及預算編列的限制下，應積極脫離教育部的掌控，創造屬於自己的制度，這包括了師資、課程等一切原本屬於教育部規範的教育內容。而在校內，應對一切校園事務干涉之，小至開路、建築名稱命名、花草樹木，大至經費運用、校園規劃、人事安排、教師聘用等。沒有錢的董事會與不出錢的教育部，逼著我們非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唯有如此，一個非財團、國家控制的學生大學才有可能。當然，向教育部施壓要求補助依然必要，但不要忘记是補助不是預算。

在台灣，國家的力量是在社會各角落無所

不在的，尤其在教育體系中，透過了社團、教官親切熱情的輔導（不是教官室）、研究計劃及政治上的出路等等細緻的過程，無聲無息，不痛不癢溜進了校園。低學費故然是受教權最根本而重要的前提，但若對其他教育內容我們保持沉默，其實我們是無條件地拱手讓給了國家，而且國家尚不會感激我們，依然置我們私校生死不顧。

因此，我們必須全面性地思考反省現階段的教育內容，國家的力量是細緻，而我們也必須有足夠的解讀能力。受教權將不再只是接受教育的權利，還包括了什麼樣的教育。事實上，不論公立或私立大學，只站在不同的戰鬥位置在進行受教權的鬥爭。公立大學法人化便是其自主的要求。唯一不同，公立大學必須直接面對的是整個國家機器，而我們這些既有私校，所要對付的只是一個聽話的校方官僚體系。

## 四、最後

以上種種所論不過個人己見，久不在現場上，難免有紙上談兵之嫌。然而，面對著 90 年代的新局面，激情的口號、勇士般的力量了，在這種情境下，大膽的論述總該還有可取之處吧！不知拋的是不是磚，但總希望引得玉！

☆



# 多重戰線



## 1993年暑假作業

邱花妹

1993年的夏天，也許是一群研究生的突發狂想，我們去了水源里。

### 一、緣起：到社區放紀錄片？

亮丰是全景映像工作室（以生產紀錄片為主）的學生，拍紀錄片是她的理想，看紀錄片是我們這群人共同的喜好。93'年的夏天也是熱呼呼的，熱騰騰的氣泡中冒出了個「全景暑假下鄉計劃」：就是由全景會員回自己居住的社區放紀錄片。消息傳來，我們這群本該窩在研究室拼報告、吹冷氣過暑假的研究生蠢動了起來，關於要不要走出人社院、跨出清華校門，關於討論實踐與著手實踐的長期掙扎搞亂了我們的腦袋。我們心裡都清楚，去一個社區放紀錄片不是借活動中心、器材搬進去、時間定妥、展開海報、傳單攻勢，放過片子便完事。如何開始接觸進而逐漸了解一個社區，如何把人們的目光從包青天移到這些沒有票門號召力的影片上、甚至可以和社區保持長期接觸、在社區內「做點什麼」是件有點複雜的事。

要不要開始這個未知的實驗？我們問自己。

### 二、討論是必要的

#### 1. 什麼？社區動員？

有學姊跑來問：「聽說妳們要做社區動員

的工作？」「動員？」這字眼讓我的神經抽痛了起來。過去的學運經驗讓我常把「組織動員」掛在嘴上，放在腦子裡，尾隨的是對「社區運動」、「草根工作」的想像。其中隱然的意識形態指導，對於要經營的內涵是什麼？選擇那裡？如何介入？介入做什麼？仍顯得抽象。太習慣於過去那種風潮式、議題式的運動常將我直接拉到「動員」的層次，也因此當顯而易見的矛盾點消失後會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動員的問題很重要，但遠不是這個暑假社區工作的企圖。如何自我組織、以什麼身份進入社區才不顯得突兀、透過什麼途徑了解社區及和居民建立關係，儘管我們時時試著滲入意識形態的東西，但我們也時時被居民檢證和指導。就長期而言，能不能發展出社區居民互動和組織模式、文化價值認同的另類可能性？抽象的理念和投入經營後的矛盾要求不斷修正，修正不只指向對意識形態的檢證，更檢視參與者的局限。生活是最難的，尤其是離開我們熟悉的生活經驗與思維、談論方式去親近另類群體的文化慣行。必須從實踐工作中去尋找實踐的可能與不可能。

#### 2. 學院V.S 實踐

只為知識而知識和我們的信念不合，知識的生產自生活世界取材也該回到人類社會中檢證。如果書本的啟發有了，那麼除了去做能不能知道更多？除了去做能不能改變更多？我何必看著那面牆想像外面的世界？要嘛打破這面牆，頭也不回的離去，要嘛走出學



院的大門尋找學院和實踐結合的可能性。

有人戲稱清華、交大校門前的光復路是建國北路 n 段，清、交和科學園區的消費水平、生活形態更接近大台北而不是新竹，就像我住到新竹一年，出了校門不是去吃小吃就是搭上往台北的中興號，除了風城的狂風在冬天使我覺得特別凜冽外，新竹對我而言太陌生。

### 3. 服務性VS運動性

一切還很抽象，在討論介入社區具體可行的方法時，有人提出兒童管隊的構想，透過兒童認識他們的家庭進而認識社區，這不但確立我們進入社區的正當性，也使我們有機會碰觸教育的問題。阿達甚至說：「不如休學去搞個家教班算了，利用大學生兼教教的現實狀況將它轉化成一個在地方上的長期據點，介入地方既不突兀又能夠利用家教班收入保證這種形式的再生產，讓一批批學生與地方接觸並學習。」聽來有點心動，但畢竟不是這個夏天可以做的。

無論如何，我們確定了兒童管隊的形式，過去我們不乏對校內服務性社團的批評，服務的模式可以採借，要檢證的是「服務」背後所執持的社會改造方向和信念。而選擇這樣的形式究竟可以偷渡多少東西進去？不能一股腦的把我們的價值和信念丟給孩子們，除非可以陪他們走一段成長的路，否則我們留下的只是混亂！如何使課程設計活潑可行又能帶進我們的理念，是最大的挑戰。

## 三、開麥啦！

### 1. 選哪裡？

首先考慮工農家庭居多的社區。先到市政府調各里的基本資料，再走訪新竹師院范文芳老師、新竹中學張德南老師。兩位在地老師對新竹有濃厚的關懷，長期的文史調查工作使他們可以熟捻地為我們介紹各里的概況。最後我們決定在埔頂里和水源里中選出一個里。

先對這兩個里做一番巡禮，逛到廟口和廟公、阿公、阿媽閒聊。經過三番兩次的探視，我們對里長進行了一次拜訪，詢問放片和辦管隊的可能性及可用資源。由於水源里在人脈及活動資源上比較有利，我們決定選水源里。

### 2. 認識社區

先前的理解是粗造的，透過當地人新竹中學顏忠雄老師夫婦的介紹，在一場關於土地重測的說明會中，我們認識當地耆老：88歲的周清輝和72歲的溫火來。接著由溫火來從中牽線，我們又拜訪許多當地人。大部分的拜訪並不是在客廳，而是蹲在田邊或坐在靈安宮廟口或每天傍晚阿公們忙完農事聚集閒聊的千秋宮。人類學、社會學的學生身份有點用，阿公阿媽們因此原諒我們的無知，告訴我們關於這個聚落發展的歷史、舊地名的由來、廟宇和祭祀活動的沿革，老人們為我們回憶日據及戰後的生活，還有關於自己的生命故事。蹲在田邊又好奇的我們在不

斷問一大堆蠢問題後，才逐漸了解農作技術的變革，技術之外更多的是汗水斑斑，只有在拿起鋤頭時才更清楚自己多不重用，只在自己跌進田裡時才知道走田埂也要技巧。所有的素材使我們認識水源里，交談拉近我們和老朋友的距離。這些田野素材使我們能夠掌握兒童管隊的主軸。為了更早適應水源的生活步調，讓社區居民習慣我們的存在，活動開始的前兩週我們背著包包搬進水源國小的幼稚園教室。

### 3. 陪我們過暑假

小朋友逐漸習慣我們這樣走來走去。小學操場、廟口前是我們結交小朋友的地方，夕陽餘暉中，總傳來操場上揮棒落空的歎息聲、籃球場不規律的運球、嘶殺聲……把握暑假才藝班最後的上課時間進行兒童管隊的宣傳。小朋友好奇的在幼稚園教室門前走來晃去，第一天的好奇便註定了我們彼此的友誼。和孩子熟識的過程中小朋友談他們在家在學校的各種感受，有喜悅、有牢騷。簡單的家訪使我們有機會認識孩子的父母，有些父母連晚上都得做工，一些媽媽在家做代工才保有我們和她們接觸的機會，一些問題家庭的孩子的父母較不可能接觸。這是一個佇立在都市中的鄉下小學，孩子們的家庭和學校環境並不能為他們提供好的教育資源。這段時間的接觸讓我們有基礎去思考台灣惡質的教育環境。

透過畫畫、賞鳥、玩遊戲、學習記錄、訪問阿公阿媽來認識水源里是課程設計的主要

形式。不只是我們陪這些孩子，他們讓我們學到很多，也陪我們過了一個快樂的暑假。

### 4. 來廟口看電影

為期一星期，每天下午管隊活動一結束，我們便到廟口架機器、吃便當、點蚊香一邊餵蚊子，同時三兩個人後面尾隨一串孩子便浩浩盪盪的去放送。第一天廟裡的鑼鼓隊特別來鬧熱，阿公們的鑼鼓聲敲出一堆好奇的人，廟口重又聚滿了人。往後來捧場的人不多，幾乎以老人小孩為主，對於在工廠加班、在家趕代工，或七、八點忙完農事回家準備洗澡睡覺的居民而言，到廟口看紀錄片實在不是一件吸引人的事。一星期下來，雖然看的人有限又未能達到當初觀後討論的預期，但在我們一旁為阿公阿媽解釋國語發音的片子時我們一邊分享他們的感動和想法，有的孩子靜靜的看著同樣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如何面對生活與勞苦，有的孩子總是坐不住的玩成一團，幾個年輕媽媽一定來捧場，倒是每天放片完大伙一定一起收椅子、整理器材和廟口才回家。最後一天放映這一個月來我們影像記錄的剪輯：看水源里從日出到黃昏，看大家熟悉的廟口和稻田、頭前溪的垃圾、飛馳而過的砂石車，看著阿公阿媽小朋友、小狗烏秋白鷺鷥都躍上螢幕成為主角時，我們和大家一起笑了，笑得很開心……

## 四、後話



# 「1005勞工立院請願」的意義

韓仕賢

這是一個結合學科和社會關懷的嚐試，也是一個了解自身侷限和限制的過程，不管一個研究生最後要選擇的戰鬥位置為何，在過了一年研究生生活同時又沒脫離過去社團經驗的延續，我實在很想知道研究生除了留在學院之外，學運份子除了成為政治部門的後備軍或加入入既有的社運團體之外還有什麼可能性。

當我們思考學運社團的出路，害怕成為意識形態的俘虜卻又在尋找可能性時發現自己常常為能為力，去留的問題成為許多人的痛苦。如果我們相信的意識形態讓我們在實踐的過程中如此的痛苦或深感沒有出路，那麼是我們相信的意識形態出了問題還是我們實踐的方式出了問題？我想，在意識形態和實踐之間沒有唯一的道路，這是一個辨證的過程。運動文化的貧困一部份的原因乃在我們選擇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上認為的生活方式是疏離的，我們的身分經驗我們慣用的語言我們的團體運作模式我們的缺乏想像力，在作為一個批判的巨人後只有在跨出這個小圈圈時才能充份理解自己的限制，也才能更

清楚自己的能或不能、自己應發展的戰鬥位置。

這次選擇在地、選擇社區，希望能探索學生社會關懷實踐的出路，大學及大學所在的社區的互動與社會關係不應是社區為大學服務的單向關係。另一方面社區是公共生活政治活動的基礎單位，如何發展社區居民的生活文化、自主的政治組織是亟待思考的問題。如何長期經營，如何和當地共同激發出自我改造的動力而不是一種指導關係是我們時刻要自我警惕的。

夏天過去了，走進那面牆，學院的規訓重又排山倒海而來，每星期三下午我們仍回到這個素樸的社區，選擇一種日常的溝通方式。關於很多該做而還沒做、該討論又還無法澄清的：關於社區關於實踐關於社區居民與介入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田野資料收集很多，社區通訊有想沒做，廟口的意義改變了沒有？一切還要繼續。 ☆

註：本文只代表我對水源里活動的理解及我所能反省的面向，只有部份是參與者的共同想法。

結合全台灣 141 個自主工會，於 10 月 5 日至立法院請願，要求朝野立委支持「勞工版」勞基法的活動，引起輿論相當的重視，除了勞委會感受到此壓力，資本家也顧不得身段，跳出來吼叫。有關勞基法版本優劣的比較，這陣子媒體均有詳盡的報導，不再贅述；本文將針對這場請願活動，另外提出幾個有意義的思考點。

這場活動，雖然台灣勞工陣線全程參與，但是從發起、動員到當天活動的指揮及請願，均以工會為主體單位；目的是讓與勞基法修改有切身關連的勞工，親身說出他們希望的勞基法內容為何！並且藉由媒體的報導，也讓全國勞工受到感染，思考現行的勞動條件是否合理？為什麼勞工的聲音出現時，總會遭到官資聯手打壓？

勞動基準法的制定旨在保障勞工權益，規範合理的勞動條件，但是勞委會所提的修正等，居然有些條文比現行規定還不利於勞工（如變形工時制及女工產假的規定）！據報載，由第二代企業家組成的工商建研會公開支持「官方版」勞基法（見 10 月 7 日自立早報），令人不免懷疑二者之間的關係；由此也證明了勞工唯有團結起來，凝聚意識，才能挑戰官資雙方，因為除了勞動三法攸關勞工權益，民營化、關廠及外勞引進等問題，均與勞工息息相關，我們怎能沉默忽視呢？

以勞工走上街頭多在國定假日或例假日，這次活動並非假日，仍然能動員將近 3000

名勞工，這是值得驕傲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幾乎所有的工會是自籌經費北上，或是以工會基金，或是向會員募款，或是自掏腰包，這是工會自主運作的象徵，也是一次成功的勞工教育！在請願的過程，立委面對眾多勞工，除了發言支持「勞工版」勞基法，均不敢擅離會場，表示政黨對於廣大的勞工票源，都不敢掉以輕心；值得玩味的是，朝野政黨至今仍無一套完整的勞工政策，尤其政府陸續提出多項為資本家設想的財經政策，被稱為「台灣經濟奇蹟幕後英雄」的勞工心聲，相較之下是多麼微弱無力！

尤有甚者，有些工會在活動之後立刻面臨資方「請假不准」的刁難，意圖打擊工會幹部，讓會員無法信任工會的領導；事實上，勞基法修訂影響勞工權益至鉅，工會以集體力量向立法機關請願施壓，乃合法律理之事，資方這種「秋後算帳」的打壓作法是站不住腳的！

在政治幾近解嚴後，台灣的工運發展，除了要打破仍存在於工會的「戒嚴」氣氛，更要進而以集體的力量，從事社會民主的改造；以此視之，這場請願活動就是邁向這個目標的一步！ ☆

風塵三俠

1月8日(明年, 1944)

來台中喝武昌的喜酒。

地點另行通知 晚上6:00

另祝添園新婚快樂!



# 搭上工運的列車

## 工運義工的感想

劉思龍

唸了「改變世界」的哲學以後

自從八八年參加學運社團以來，透過讀書會以及各種營隊和「反叛份子」的長期討論，關於「造反哲學」，以及那些企求從歷史的、政治經濟分析的、甚至文化批判的理論工具掌握過程中，植基於對追求台灣社會改造的各種動力來源而言，失去學運戰場的畢業校友，該何去何從？

於是，爲了落實對社會的基礎改造，或者尋求從學生到社會人士的轉型過程中，新的社會角色，面對社會現實的壓力，除了擔當「上班族」的受薪角色外，有什麼位置及管道，可以多少滿足這些年輕造反派的需要呢？

面對關於「社運萎縮」的各種說法，曾經嚮往「社運」的我，除了等待及思考外，總希望能有參與的機會。於是，在某些主客觀因素的配合之下，參加了「台灣勞工陣線」的工運義工行列，總算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一些工運的活動。

### 「門陣」的感覺

在短短的幾個月裡頭，從「1005 行動」、「圓山大飯店國慶抗爭」到「基市公車獎金調整爭議」，很幸運的，一有機會參與工會活動，就有幸在幾個自認相當有意義的工運場合中，看到了工人運動的新契機，感覺到工運的脈動。

首先，在一個非假日的勞基法抗爭動員中，看到了工運團體長期經營工會的動員實力，也看到了不同工運團體的不同風格和運動文化。尤其，在不同的脈絡經驗，以及過去的合作過程裡，不同的工運團體在缺乏資源及社會結構已然轉型變化的「工運低迷期」，在「競爭、合作」的關係下，各自提供了推進工運的不同做法和看法。最重要的，相較於小知識份子的理論紛歧和路線爭執，那些具有實踐意義和工會實力的工運團體，在摸索挺進的過程中，顯然提供了不同的指引明燈，給仍然企求進一步深化社會改造的朋友，幾條具體可行的實踐道路！

其次，當國民黨本土化並明顯與資產階級形成統治聯盟的新時期裡，台灣的勞動階層也不再只是代議政治底層的「投票部隊」了。在越來越明顯的「勞資對立」與「勞資爭議」的事件中，「勞資和諧」如果不是口號，也成了不同立場的勞資雙方向對方施壓要求讓步的談判用語。更重要的是，勞工不再只是沉默的被剝削者和社會不公平的承受者！在圓山飯店的「資遣案」抗爭過程裡，除了不同工運團體的聲援支持外，工會幹部和被資遣受害員工，真正成爲抗爭的主角、行動的主體，而且，從摸索抗爭的心路歷程裡，既成功地讓資方讓步，也贏得了社會輿論的支持，既取得了一定的工運成果，也成功地延續了抗爭的根本。在幫忙製作文宣及陪同勞工抗爭的過程裡，我們這些不甘寂寞的「野心陰謀份子」，除了「說嘴」之外，真

的可以和勞工朋友「門陣」打拼，向資方要回工作權，爭得勞工尊嚴並且共同在抗爭中成長。至於，那些抗爭過程中不同策略的思考和競逐，希望只是促進工運成長的助力，而不是……

### 弱勢抗爭需要新血輪

要和資方抗爭，既要突破心理障礙，又要保護工會，又得達到一定的成果，對於許多未曾經歷「抗爭經驗」洗禮的勞工朋友而言，「外力」的適當介入，既可以提供明確的方向建議，也可以擬定紮實的抗爭策略，在「邊打邊談」的過程裡，「抗爭技術」的源源提供，勞工團結在工會的旗幟下，是可以展現戰勝資方「鴨霸」的實力的。跑了十幾回基隆市公車產業工會，看到那些既氣憤資方無理，又缺乏抗爭經驗的工會幹部，和他們一起討論，共同分析抗爭情勢，給予必要的協助和精神鼓舞，工會其實是可能在勞資爭議的過程中，逐步拉高抗爭籌碼，並獲致抗爭成功的。當然，國民黨政權加上保守的財團資本家們，早已在全台各地埋下了抗爭的火種，那些繼續壓榨勞工，打擊勞工的資方管理手法，也顯然越來越受到勞工的不滿和挑戰。但是，面對資方坐擁龐大社會資源和國家機器的優勢，空有不滿的勞工群眾是不夠的；在眾多的勞動階級和強大的新興資產階級之間，有不少的知識份子和中間階層，除了理論的較量和個人式的批判之外，選擇

「站邊」介入，可能更可以在下一階段的社會變遷過程中，找到更好的施力點和管道。至於，怎麼對抗資方和改造不合理的社會體制，投身工運，參與抗爭，和工會幹部一起，團結勞工，實際演練、操作，就會有更充實的經驗和豐富的生命歷程。

### 對號入座、站票，還是排隊等候的旅客

如果浮出檯面的幾個工運團體，比喻成不同的「工運列車」，由不同的列車長（工運領袖）帶領，那麼，這些工運列車在開往工運抗爭的彼岸，能夠容納多少人才，又企盼吸引什麼樣的「乘客」呢？不指名道姓的，這些蓄勢待發的工運列車，似乎在資源有限、互信不足的情況下，要取得信任並受重用的條件下，能夠「對號入座」的尚屬有限，甚至連「站票」也都限量發行。於是，排隊等候搭上工運車的乘客不少。尤其是經過學運世代洗禮而不甘於資本邏輯統治的反叛新生代；然而，在這些頗像「對號快車」，又不見得舒適安全的列車裡，大概除了拼命地往目的地行駛外，也該多點停駐的「站牌」，提供一些適當的位置，讓更多人能夠有機會搭上這些工運列車吧！在工運領導、工會幹部及專職工作人員以外，仍有許多不甘於只當群眾、觀眾的人們，成立義工團或各種任務編組的義工小組，相信，既可以提供吸納工運新兵的管道，也可以培養更多的工運後備軍呀！



每一段歷史都需要大眾一起創造

任何社會運動或群眾運動，大概不會有不缺人力資源的吧！

當民進黨培養吸納人才的黨組織成為結構性因素以後，縱使空有逐年提昇的投票率和支持者，在和國民黨對陣的球賽裡頭，可不見得每個山頭或公職候選人都可以臨門一腳，遑陣成功的。

股鑑不遠，同樣地，社運團體需要更多人參與，不僅爲了不同團體的較勁或成長，也爲了因應未來越來越強大的資本統治集團，當資本積累已邁向高度集中並企圖透過各種更細緻技術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掌握台灣社會未來的時候；站在弱勢者，站在被壓迫者這般的社運團體和知識份子，除了搶奪稀少的運動資源，競逐運動論述的霸權之外，如何擴大社會影響力，吸納那些尚未被體制征服的反叛小子，可能是走出所謂「社運低迷期」的必經之路。誰能糾合更多志同道合之士，誰就更有可能取得創造歷史的主導權。

同樣地，除了讀書討論，喝酒聯誼之外，失去「古戰場」的運動份子，除了重新選擇社會交往外，趕緊找到新的戰鬥領域，找出新的施力點，可能比虛無地自我放逐的逃逸路線，更爲實際而更具生命力吧！那些書生咄咄地推論爭執，以及派系山頭的競逐割據，是無法戰勝更爲強大的資本集團的，國民黨不再只是個封建的外來政權，而是尚未完全取得絕對優勢的本土「政經大怪獸」吧！

不願做「堂吉柯德」的人，不能選擇跟自我構築的「風車」戰鬥吧！在更爲遼闊的彼方，有著裝備精良的資本軍團正朝那些無力又無助的弱勢人民肆虐壓榨呢！加入新的戰場，向各地尙未成大氣候的反抗陣營集結，從社運先鋒隊的新兵做起，我們還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需要更多更細緻的訓練操兵，面對未來，我們需要更多的經驗和同志。那些過往的紛擾，以及目前仍困擾著的話題和爭議，是無法說服任何人的怠惰；就讓過往的抗爭英雄事蹟，留給歷史和哲學家去批判吧！在更殘酷的社會現實中，不願被席捲壓迫，不願隨波逐流的社會改造派，想方設法投身改造社會的運動陣營吧！「轉型」不能成爲我們走不出無力感，找不到方向的「藉口」。

☆

## 雜妓救援側寫

鄭斐文·陳政亮

在那裡兩個月的實習期間，感受最深刻是與雜妓的接觸，尤其是那位年僅十四歲的女孩。

不知道該如何訴說這個女孩悲慘的經歷，其實就如同我們所知道的所有雜妓故事般：她十四歲，小學六年級被繼母帶來的朋友強暴並被賣掉後，作了一陣子雜妓，後來自己到工廠當女工，因爲太苦了就到私娼寮去重操舊業，不知道爲什麼卻懷孕了，被救出來的時候已有將近三個月的身孕了。

這樣輕描淡寫的一段故事，在我們聽來真有些許的難過，但稍縱即逝，難過同情的感覺，通常很快在我們愉快的大學生活中被淹沒。

但是當這樣一個抽象存在腦中、名爲「雜妓」的女孩，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時，我利時看到了她血淋淋的生活樣貌。很難想像十四歲的身心是如何承受懷孕的後果並長期忍受私娼寮暗狹密不通風又少見天日的環境；房間外半個人高的垃圾桶中，堆滿衛生紙與保險套，而一個榻榻米大的房間中，只有一盞昏紅燈泡、一包衛生紙，空空蕩蕩，唯一能讓我感覺到「人味」存在的，是吊在天花板上的，數十個小洋娃娃，那是屬於女孩自己的佈置。

在警察局中，我坐在她身旁近兩個鐘頭了，試著想與她做朋友並天真的以爲她已經開始信任我的時候，警察把我叫到一旁，說道女孩已經懷孕三個月了，私娼寮的老闆已經說出所有真相，與這女孩對我說的一切不盡

相同....。原來老媽已經教過她該如何敷衍警察，並絕不可以說出自己接客一節的錢數。

從以前的認識，老媽對待雜妓的殘暴事實中，我問她：「阿姨對妳好不好？」，她直說：「很好啊！需要錢的時候就從她那裡拿，反正我也不花什麼錢！」，後來才知道她接客一次是一千元，而老媽說可以幫她存起來，並再多加給她一百元，而事實上是只給她一百元，至於存起來的部份是騙人的。談話過程中，似乎除了她每天朝夕相處的「阿姨」之外，警察與我們，她都視爲同路。

談話過程中，她時而面無表情，時而愉快的談她的父親、她的童年；她說，都是繼母來了之後才害她變成這樣，但旋即又閃爍其詞，頗多迂迴。我問她，知不知道自己懷孕了，她面無表情的說：「知道，但不知道是誰的孩子...」，我想她心中很害怕，不想要孩子，卻完全沒有一個親人可以依靠，她想念父親，要我幫她找到她，又不肯承認事實上是父親與繼母一起將她賣掉的。有人問她，是否想過這個行業對她沒有好處，她突然震怒的說：「你們以爲有哪一個女孩願意作一輩子？誰不想過好日子？...」。

我並沒有資格對她說些什麼，是她的生活、命運逼著她走進這樣的悲劇，而這個女孩卻要背負所有社會加諸於她身上的標籤與嫖客對她幼小身體與心靈的凌虐。她一無所有，但她很堅強的活下去。

在警察局中，只有兩種角色的女性，一種



是「犯人」、是「娼妓」，正被軟硬兼施的逼問以便做筆錄，另一種是「大學生」，可以進進出出的、用「社工員」身分來輔導或做「實習」，且受到很好的禮遇。同為女性，當我面對這種身分對待上的落差映現於現實生活中，並且赤裸裸的呈現時，我一刻也待不下去，想走。我向她告別，她繼續在全是男人的警察局中徹夜的被問訊，而我其實是落荒而逃的，覺得自己是個廢物。

想到警察與女孩的對話：

「妳說！接一節多少錢？說！妳們這裡還有其他雛妓嗎？」警察兇兇的說。

女孩沈默不語，臉上表情倔強、生氣又有些委屈。

「妳這樣下去怎麼辦哪？年紀輕輕的就做這種工作，妳的年齡就像我自己的女兒一樣大，我很心疼啊！伯伯也是為妳好，要救妳，妳為什麼不肯說呢？」

她還是沈默。

是的！大家都想救她們，一般人總是以為她們這一群是很可憐的，是父母的錯、是她們交錯朋友、或是自己不知自愛，因此，要她們好好改過、回頭是岸。但是做為一個救人的角色，人們覺得雛妓的沈淪是來自於命運的悲苦以及自身的墮落，至於何以是「沈淪」，卻被當成已知；只不過這個已知其實是來自對於女人「性」的貞操的嚴苛要求，這個嚴苛的要求表現在對於「正常」女性「非正常」性行為的嘲諷，在雛妓身上可又加進了一些不自主悲苦命運的廉價同情的佐料

，彷彿帶著道德以及人道的光圈，就可以模糊這個「已知」裡對於女人貞節的枷鎖。要從女人貞節的鐵牢裡解放出來，想來是艱難的路，不過要從火坑裡救出雛妓，要從社會中破除悲苦而不自主的命運，確是簡單的多，還可享有社會的道德供奉，以及神聖的榮譽勳章，甚至不用深刻的瞭解雛妓的心裡變化；而雛妓對我們以及一般社會大眾的不信任、沈默、生氣、委屈、倔強，甚至可以變成了我們自己道德良心的苦行……

喪心病狂的繼母用性來作為懲罰，沾污了世界的純真，人道的我們要求感情裡貞節的彌補，重新回復到性道德建構的「光明國度」；而十四歲的她，背負道德的十字架並遇見這充斥了人道的同情時，用著恍恍然的拒斥來控訴；在這拉拉扯扯中，她與暱稱為「阿姨」的老鴇有了微妙的感情。

再見到她時，已經是在某雛妓輔導機構中，裡面的雛妓都穿一樣的制服，也都規定要將頭髮剪到耳下，而她顯得很輕鬆，見到我們有點羞赧，笑的樣子像是又回到了十四歲女孩的純真。

問她想些什麼，她說想儘快把孩子拿掉而已。

談到以前的事情，她敢說多了，問她工作的時候怕不怕，她說：「有什麼呢，就是躺著嘛！而且那些男人都是一樣的，我對男人沒有什麼感覺……，唉呀！也不是啦！就是我沒有什麼人可以讓我牽掛的，譬如男朋友之類的……」。

從生活經歷中，她對自己身體的認識是不同於一般女人的，那只是維生的工具，就像有人要靠手工作、而有人藉著聲帶唱歌才能賺錢一般。不過當然，她也知道社會如何看待她的，因此很多時候既是矛盾，從被賣掉開始到漸漸習慣這個行業，既覺得不太好，又覺得蠻容易賺錢的；既然已經做了，自己在社會化過程中認定的身體就已經「髒了」，但只要過得舒服，不要去想就沒事了。

身體不是抽象的存在於理論的氛圍，可以簡單的為想像的「身體」哭泣與歡笑，或是強逼自己籠罩在虛偽的身體回憶中顯盼得意；她在身體經驗裡穿透了整體父權的粗暴與對貞節的矯飾，視之為同一；卻又不堪回首，時而掩蓋，時而懊惱，或是故意遺忘；她沒有我們這些理論小姐們的堅定立場，但卻有對父權社會索摸的驚人穿透力。

結束了談話之後，她蹦蹦跳跳的跑回教室去上課，她們的教室只有一間，白天時大家都在裡面，晚上回到樓上的寢室去，平時絕不能出去，偶而一星期有一次的體育課可以集體去操場運動或是幾個月一次的郊外旅遊，才有辦法見到外面的陽光。總之那裡是與外界隔絕的，如「監獄」的地方。

她們上課的內容多是做衣服的「打版」，一星期有四、五天都作這個，佔了所有課程的大部分；她說，「上課很無聊，還有什麼法律課，聽不太懂。我對美髮、作衣服沒興趣」。

據輔導老師說，「以前兩所機構都是教美

髮的，但是有些人進來之前就學過美髮了，不管有沒有，出去之後都要從學徒開始做起，那是很累的工作。而一般美髮師的考試制度，是在外面考的，機構內沒有能與外界共同的考試，所以她們出去後並不多人真的在做這行，現在改教做衣服的「打版」，希望比較有幫助，不過另一所機構仍在教美髮……」。

不僅如此，兩所機構最近正在推動「補校教育」，原因是雛妓本來只能待在機構內，無法繼續就學，現在將國中階段的教材移至機構內，做為她們可以接受「教育」，拿到文憑的基礎；這是當我們訪問另一個機構的負責人時，他覺得兩全其美的一項作法。

「其實，他們的學習心態很有問題，如果老師上課很有趣，他們就會很喜歡聽，一旦到了要開始學「難」的部份，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吃苦去學習……」。

「有一次，老師說要大家畫圖當作業，要畫十對眼睛，我們所長就另外規定大家要畫一百對眼睛，因為她認為這些女孩已經做過壞事，所以現在要更加努力才能比別人好……總之，我們這裡問題很多，對於課程、活動的設計與她們未來工作、就業的情形，我們很少參與檢討，都是掌握在所長一人手中，加上輔導老師不夠，她們有些人真的問題很大，又無法一個一個輔導。」「其實她們從這裡出去之後，我們都沒有追蹤她們的現況，不過我知道大部分都是重操舊業了。」



## 數位複製時代的流行音樂(上)

Andrew Goodwin(1988)

節譯 何東洪

科幻小說與鄉愁已經是同一回事

--T Bone Burnett

### 一、Pop Eat Itself

從 1987 年底的流行音樂情況來看，後現代主義者與熱愛班哲明 (Walter Benjamin) 的文化分析者，因為反思他們奇異先見之明的理論而被原諒（作者好大的後話。譯註）。兩年前，Peter Wollen 在 *Critical Quarterly* 中寫道他建立的班哲明與後現代主義者之間的關連 (link)：

當我們的「電子複製時代」取代班哲明的「機器複製時代」，班哲明領悟的潮流現已擴大。複製、模仿 (pastiche)、引用取代了文本寄生 (textual parasitism) 形式而成為本文組織 (constitutive of textuality)。

兩年之中，英國 M/A/R/R/S 的單曲 "Pump Up the Volume" 成為國際暢銷曲，而這首曲子大概用了其他 30 首曲子的片段。同時顯示，當音樂製作新的過程，以及 CD 與數位卡帶 (DAT-digital audio tape) 的使用下，流行音樂未來的主導技術明顯地將是數位複製（如電腦音樂取樣）。流行音樂的意識形態也認為未來已經來到，而且永無改變——聲音與影像在美學上、政治上業已停滯。前 Clash 團長 Joe Strummer 就說道：「所有的運動都是狗屎。」在流行音樂的政治中，傳統的政治運動越來越邊緣化。而在流行音樂的歷史中，進步的運動 (progress) 也已死亡。一直想像進入藝術 (Art) 中最具魔力符號的進步搖滾 (progressive rock)，也停止前進了。而「叛克之後是什麼」的問題也越來越沒有人提起了。當傳統的西班牙音樂 (Los Lobos, Ruben Blades)、居爾特族 (celtic)(the Pogues)、非洲 (Graceland, Hugh Masekela, Peter Gabriel) 音樂被當代化而進入主流時，流行音樂工作者就不斷地模糊了歷史與文化的界線。

Lawrence Grossberg 指出，我們對流行音樂的邊緣與中心的觀點已不再適用。而且對「世代」的觀點也是如此。並不是流行音樂的聽眾年紀變大了，這樣的說法只會把我帶回前搖滾樂時代。而是，老的音樂對所有年齡的聽眾來說，都是當代的。1987 年搖滾評論者不

從毫無選擇性的雛妓工作被救出來，他們被安排到另一個地方，看似有光明燦爛的前途，讓她們學美髮、做衣服，卻只是從一個毫無選擇性的雛妓工作進入到另一個無選擇性的美髮（或作衣服）工作中。這個性道德建構出的國度，包著人道精神的糖衣，卻有著雙重壓迫的實質；是在「職業選擇」以及「女性職業選擇」上規定了雛妓的未來，這些人會說：「美髮、做衣服應是屬於女人的工作，她們被救出來到這裡，自己要知道這個地方是唯一可以贖罪、潔身之處，所以我們好心的替她們選擇了一種屬於女人適合的工作，只要好好學，過去一切的「壞」都可以洗淨，因為回頭是岸。」因此被救出來的雛妓就一一的走進這個國家設立的大漏斗，通過的人變成了「正常」女人，有「正常職業」，可是還要受到性騷擾、要帶孩子、煮飯，而過去的那一段悲苦絕不可以告訴夫家，因為會受到歧視……不能通過的大多數人，只是因為不想做美髮、國中課程唸不懂、挫折，而找的工作太苦不想做，又輪迴到雛妓的圈子裡，因此被視為不能潔身自愛、無可救藥。

往教室望了最後一眼，一群全身鵝黃休閒服的女孩坐在裡面「自習」，有人聊天、有人睡覺。走出層層厚重的鐵門，我不禁難過的想，明天之後，她的未來，要怎樣度過？這裡的生活能幫助她什麼？顯然是空白，她不喜歡美髮、做衣服，也不知道自己興趣是什麼，更不可能藉由補校教育在學業上銜接

起來，因為小學都是斷斷續續的唸，可能字也認不出幾個，然而在這裡三年內的時間，他們的課程是將國中教材原封不動的搬進來灌輸，然後拿畢業證書；這種連一般學生都吃不消的僵化課程內容，如何能讓這些女孩們接受？而就算拿到國中畢業的文憑，又有什麼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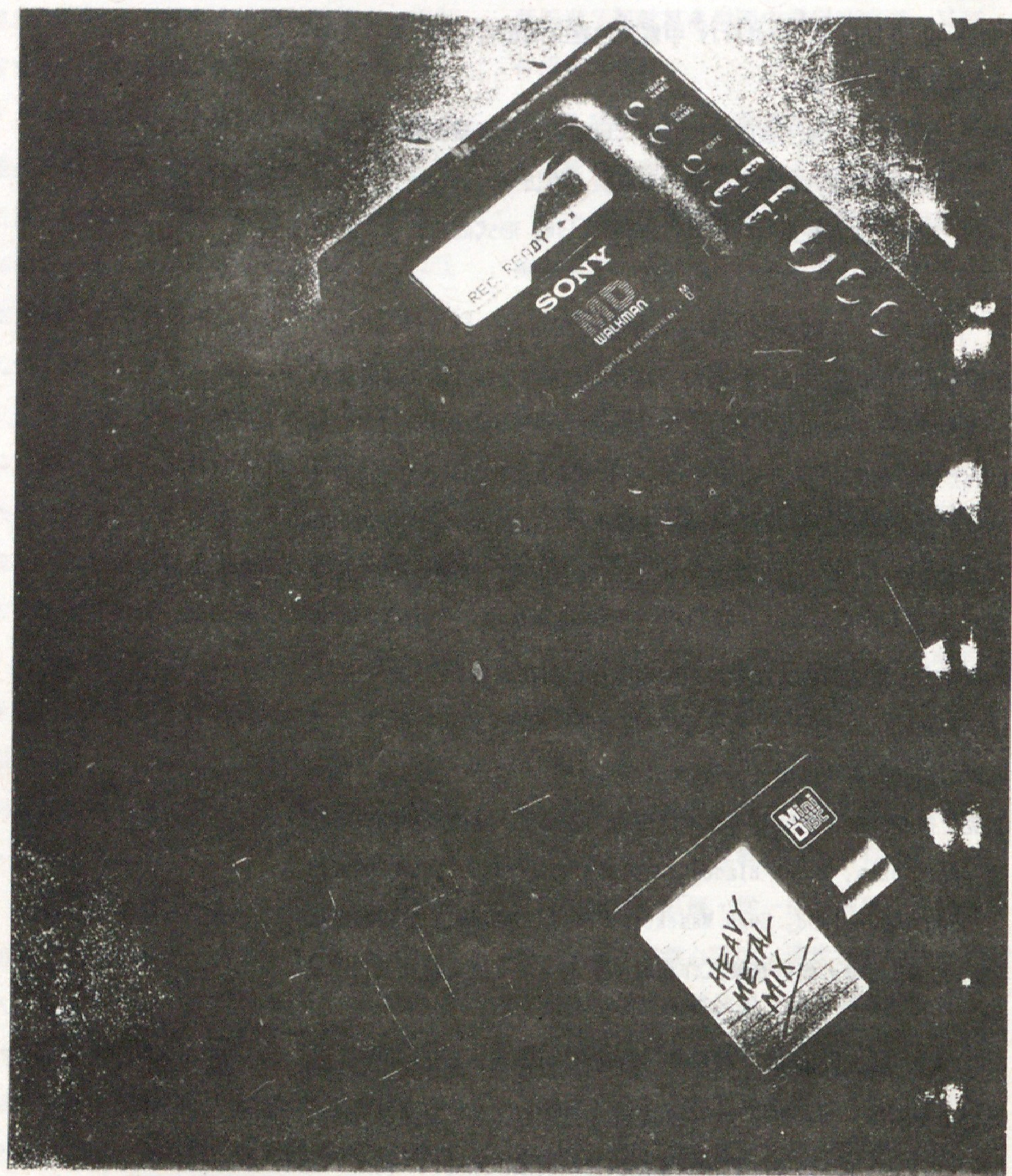
「不然就在制度上改變嘛！那是制度不好，不然要怎樣？」許多人會異口同聲的說著好一個「不然要怎樣！」，好一個蠻橫的標準答案。不從雛妓自身出發，從父權道德與解放理論出發，所得到的肯定就是一個「不然要怎樣！」，或是沒有出路的悲情。在這蠻橫的鐵閘後面，將她們上了一道重鎖，關住了任何的可能性，然後再以罪惡感與聖徒的救贖，令她們與我們一同的遺忘黑暗的地獄還存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遺忘還要不停永續的戰鬥來面對社會人生。

光明不會在黑暗之外的地方找到，黑暗的私娼寮之外不見得就是坦途，然而太多人這樣想了，就好像光明可以在舒適的書桌前發現一般簡單；社會上有人負責著救援，有人專注理論，有人負責教育改革，有人在立法院呼嘯嚷嚷性騷擾，從一個一個破碎而沒有連結，甚至充滿心結的，進步機構到另個進步機構，然後把雛妓的問題丟到這些各自遙遠的機構中；這專業的不斷細分，無疑扯裂了她們。新的可能當然不會在華西街的慢跑中發覺，也不會在專家之間的爭論裡浮出，它只有在人道看法與解放理論的縫隙裡，面對真實的雛妓人生，才能真正展開。 ☆



約而同的指出，排行榜上重新發行的唱片出奇的多。新技術的連結真的無法避免。一方面，CD版的重新發行提供了部份鄉愁。再者，數位技術也瓦解舊的文本。

數位發展雖在生產與消費方面，粉碎了班哲明的分析。音樂製作中，愈多使用數位錄音與複製，卻完全是班哲明的理論中「大量生產



時代氛圍的消失」。他指出，人們已不再關心原來文本的狀態。而現在，氛圍 (aura) 觀點，因每個人都可以買到「原版」(original)，而進一步被去神秘化。因為電子上碼與解碼的技術，使得複製上的聲音與原來的製作在錄音中產生的語言，在你我的CD系統中，已無法分辨。於是新的事物出現了——氛圍的大量產生。

雖然音樂工業投資大量計劃而失敗，DAT更是一種劇烈的改變（用於大量生產前最後的母帶形式。譯註）。因為它可以重覆錄音（最近發展的Mini Disc，如小磁碟片般大小，也強調此優點。但筆者曾詢問過專業錄音師，都認為沒有DAT好。譯註），使得家庭式的拷貝更形方便，更能得到免費的氛圍。（DAT則因無法像錄音帶般大量、快速地拷貝，因而沒有商業市場價值，所以投資失敗。因而只用在錄音室，或專業錄音，以及喜歡將CD中好聽的歌曲錄下來，以方便聆聽少數人。譯註）

這些新技術的改變，是與流行音樂，與歷史態度的改變相行的。當舊的文本成為新的（透過音樂錄影帶、電影原聲帶大量使用流行音樂，以及CD重新發行版），流行音樂帶著後現代趣味，掠奪它自己的歷史文獻，而處於模仿的放蕩中 (orgy of pastiche)。現在有很多的聲音是諷刺的模仿 (copy of parody)（例如92黑玫瑰對黑玫瑰，即是對以前粵語片的 parody）。前「齊柏林飛船」主唱 Robert Plant 在專輯 Now and Zen 中，即取樣了他以前在 L.Z 中的聲音。本來都是別人取樣他的聲音，這次，他決定自己模仿他自己 (to pastiche from his own pastiche)。有很多人做免費的取樣（在 Hip Hop 中最多見）。有很多表演一直反覆地使用流行音樂的歷史：像60年代（如 Husker Du, the Bangles）、重金屬（如 the Cult, the Missions, White snake），disco（如 Pete Shop Boys, the Communards）。更有些人喜歡製造些奇怪的歷史混雜並置（如 Sonic Youth, the Replacements）。70年代的搖滾成為現場演出的曲目（最近 Guns' and Roses' 的新專輯—意大利麵，便全都是70年代歌曲的翻唱，並還在內頁中說原唱更好，叫聽眾去買原唱。譯註）。





我們是誰？  
我們是  
K r u f t w e r k

## 二、Sample and Hold

前面說過，數位取樣電腦的特點是，它可以數位化的上碼任何聲音，並儲存，並且可以用幾乎無限個參數，以及絲毫不耗損音質之下，操控和複製聲音（因為數位化是種微積分原理的逼近，因此，在數理上雖可說相等，但現實上卻沒有人可以說相等，只能說無限至的趨近相似。譯註）。但它有著早期類比（analogue）的淵源。

70年代早期的 Mellotron 曾被很多進步的搖滾（progressive rock）樂團，像 Genesis, the Moody Blues, Yes 等應用。它屬於電子合成器的一種，透過它，可以彈出像人般的聲音、弦樂、長笛。但它是類比樂器。當數位技術發展時，Mellotron 就被淘汰了（現在，mellotron 的使用，變成一種復古潮）。而70年代的 punk 音樂，幾乎沒有大量的合聲、弦樂。就美學觀點而言，這是它不再風行的原因。1979年，Fairlight 電腦音樂（Fairlight computer Musical Instrument）上市，當時雖因價位高而減低它的使用，卻吸引了有名的樂師、製作人及錄音室。跟隨 Fairlight CMI 而來的，

便是古典音樂技術中，更便宜的 Emulator 及 Synclavier。接著，更是一波波更便宜的取樣機（Sampler）。1986年，Casio 更推出價格不到100英鎊的取樣機。最常用的取樣，是作出像以前DJ用手轉動唱片時發出的嘎嘎聲。還有利用取樣，將演講、效果、音樂重疊。類似這種效果，在以前的藝術叛克團來說，常常是將錄音帶接上刮鬚刀片來達成。我在後面將告訴大家，雖然如此，新的科技還是牽涉技術的（只是更複雜，更精細罷了）。

取樣電腦也叫音樂順序機（music sequencer）。和以前的類比機種一樣，數位取樣機也可以儲存鍵盤上的聲音，再個別地放出來。這使得非常重要的 Drum Machines 的發展得以順利完成。一個人可以在 Drum machine 中做出鼓的節奏，而不需要真正地打鼓。以前類比時代作小鼓的模擬（snare drum），是利用的是電子學上的白音（white noise）（很多80、90年代的樂團大量使用白音，像 Jesus and Mary chain。白音原理是調和各種頻率的聲音，像光線中的七色，透過光色盤轉動而成為白色。大部份是用來做吉他的音牆。譯註）

取樣和順序的結合不僅加深原型和拷貝的分野，更是人與機器音樂表演的分野。因而在「原創性」與「感覺」上，新的音樂科技吸引了文化理論者的注意。它們令真實性與創造性步入危機中——不僅是在「盜取」的議題上，更在它們日益自動化的機制上。

## 三、The Real Thing

盜取與自動的問題，似乎挑戰了音樂本身的美學。可是文化研究在這些面向的研究，卻鮮少注意到音樂本身。下面我將會把焦點放在此。

分析這兩個面向最動人的地方是：機器做出的音樂，或是音樂像機器，並沒有把它帶入電子音樂，或是藝術音樂中，而是使其成為跳舞音樂的主要來源。當代音樂作家很少像 Brian Eno 般使用合成器、drum machine、數位取樣機。而是用在像 disco, hip-hop,



Hi-NRG 和 House 的舞曲上。像 Simon Frith 般的文化研究學者爭論著科技與社群、自然兩造之間學術上的區分；而另一方面，流行音樂工作者與聽眾卻習慣將合成 / 自然的音樂與社群（舞池），借由身體聯想在一起。在我們的生活上，我們已經習慣地將機器和怯懼連結起來。這並非說，Frith 的說法毫無建樹，雖然文學理論中的真實性爭論用在流行音樂時並不順利。我是覺得，Frith 的理論必須補上音樂學上的批判。如果有人對下列的批判感到緊張，他百分之百是後現代主義人士。這些人對於後現代文化中，科技所扮演的角色問題，很少透過經驗上的分析。對於像「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之類的高科技詭譎電影，以及 Sique Sique Sputnik（樂團名）等，他們只把它們看做科幻圖像罷了！但在流行音樂中的現代科技的使用，卻是全然自然化的一透過氛圍的熟悉、超乎技術下層結構層次（藝術學校、音樂刊物），而建構它的意識形態。

不斷去除人與機器自動表演這種內在標準的區別，正是最近流行音樂新奇化的重要結果。當然伴隨的是作者性（authorship）危機。在錄音室中正式錄音之前，製作人可以用取樣電腦，把樂團用的每個聲音數位化。所以，只要製作人在錄音室中，大家大可回家睡覺。因為電腦的操作可幫你表演及錄音。最近，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的製作人 Trevor Horn 和他的公司 ZTT，就因為這碼子事告上法庭—到底 Frankie 和他們的主唱 Holly Johnson 實際做了什麼？這種爭論正是智慧財產權上拷貝權與擁有權層面的危機。

「誰做了什麼？」的爭論，從 Beatles 到 Sex Pistols 至今，爭論愈演愈烈。這正是分辨原創 / 拷貝，人 / 機器自動演出的大問題。

以下有四種過程，正是模糊人與機器自動表演的區別：

(1) 流行音樂技術日漸複雜化及可以被指令化。你可以模擬正常人類表演時的技術，你可以設定節奏，故意脫拍（因為人打鼓有時如此）。只要改變指令中的參數，你可以讓音樂更像現場表演，只要你改變音源的音量及速度。

(2) 你可以將演出設定入程式中，而變成精細的參數。只要小小改

變參數，就可驅動數位取樣，作出和原創一樣的聲音。

(3) 數位儲存的鼓、鍵盤聲音，可以用類比錄音來驅動。換句話說，真正的鼓手在錄音室作的部份（drum set），可以用來驅動電腦內所儲存的「任何」聲音——包括其他的鼓聲（drum set。所謂 drum set 是指曲子中的所有鼓的部份，作完叫一個 set。譯註）、drum machine、無限多的打擊樂取樣（像玻璃打碎的聲音、金屬打擊聲音）。結果是在錄音室作出與前述相反的動作。一個真正的鼓手—具有人類與生俱來的不完美性，可以經由取樣的音色移植的改變，而像機器般的工作。因而產生一種硬體，叫 The Human Clock，即是根據人體拍子的改變而同步驅動機器的裝置。

(4) 迴路（loop）的使用。實際上，錄幾小節的音樂——鼓的形態（drum pattern）、吉他樂節（guitar riff），或者是整個固定的節奏。再重覆錄到其他樂節，完成整首曲子。如果 loop 的錄製是數位的話，也不會有聲音上的衰減。

因此，音色（timbre）變成分辨人 / 機器節奏的重點。大家都認為（音樂製作人與消費者），類比的聲音比較「暖和」，而數位聲音則冷冰冰的。Yamaha DX-7 就是因為太冰冷便很快地被淘汰掉。而活在 80 年代的樂團，對他們來說，機器製作出來的「感覺」，便是氛圍。若要回到「真實性」的方式，就只是改用類比合成器罷了！這看起來極像一個後現代的例子。在合成符號（synthetic signs）領域中，我們的氛圍意識已失效，聽到的，是電子化虛擬（simulated）出的「真正」聲音。如果我們放棄音樂再現是透過模仿（mimesis）這個想法，將之當成是與人際之間「心靈狀態」、情緒等的關係的意義的話，那麼，機器作出來的節奏「是」真的。當你隨之舞蹈，它真的（really）產生特定的生理學上的效果。

我的論點是：得知如何對電子音樂的認知，部份依靠了解與音樂連結的關係—如對節奏與音色的認知。當數位科技可能比類比更「真」時（因為它可複製實際的小鼓聲，而不是合成的模擬），相反的事常常是真的數位時代的流行樂，類比聲音是真正的事物，不管是自動的或是合成的。而且，當電子科技業已自然化，觀眾也習慣將表演者當成技術人員、程式師、DJ 或是錄音師。

待續



## 愛在運動蔓延時

陳政亮

當在校園一隅的靜默之地，隨著郝柏村的上台而被我們翻起之時，總是留著些許內在的翻騰。事情說來或許真的奇特，只不過號稱進步的我門對此事又要裝作視而不見，又要將之加上一點荒謬的社會學解釋，容易使它變得詭異又苦惱。苦惱的是沒有人將之掛在嘴邊的愛，還有那一些在奧妙言語的短暫隙縫裡鑽入似愛非愛的相互勾引，一不小心就要從男男女女之間，這個什麼都代表，又什麼都不代表的無語凝視中滑入。是酒酣下的耳熱，是運動壓力下長期的情慄，讓它等待做完愛的時候再來彼此小心的解釋。

不能分說趙桀與李非的那段日子。它開始在三月二十二，結束在五月二十一，然則實質苦難沒有結束，它還潛沉在所有人心底，總得在自己遇上時，才會把它悶悶品嚐。

正如所有年輕人一樣，不管這些年輕人是左是右，是笨是蠢，是自認與眾不同有浩然正氣的台灣人，還是整天唱唱歌兒的童駁式大學生，都喜歡搞些男女配對的遊戲，而且還要帶著一些驚扭與尷尬的快感，在笑語中溢出，而趙桀與李非的好事就可以這麼謠傳著。謠傳總要有人證實，想證實總要有證據，但是這個證據可以來自趙桀與李非在個種場合中的細節。但是舉證的人肯定要發誓，真的是「無意」中撞見、瞥見的，正因為「無意」所以才具證實的效果。於是嚴肅的同志們又彷彿不經意的笑著問：「真的嗎？哈！哈！哈！」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以及同志們問不問，事實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擔心。

誰在擔心呢？每個人都在擔心。有些人會戲謔的說：「為著組織的發展，趙桀與李非在一起有好處。」別管是戲謔還是真心為組織而祝福，這個愛情的重點是，有好處。有些人會搔搔頭，語重心長道：「這恐怕增加處理組織問題上的麻煩。」有些人會說：「其實他們並不相配，只是一時感情衝動。」另外一些人就多少要夾著同情與解放的自詡來勉為其難的呼籲了：「愛情是超越組織的！」只不過這些同情也不反對它是個組織上的好處或是麻煩的事實，於是這些同情成了這個話題裡廉價而庸俗的夾註。

雖然大家小心翼翼的將自己對這個愛情的評價留在心裡，總會有一天，某個情境，大家就會七嘴八舌的交談了起來。天知道是誰說了

出去，是誰背叛了大家保密的默契，將這些消息告訴了趙桀與李非（訊息總會在大眾一同工作與生活中洩漏）。於是漫天喧嚷，誰說了什麼，誰又罵了誰，都扯在這個愛情裡。也總會有人因為懷著與人交往應該誠實的信念，把話向李非挑明了。這個說明或許真誠，或許還補上「其實某某人也沒有惡意」的但書，但總是一點一滴的把原先流轉不斷的評估、看法、想像，初步的定向起來。

陷入同情、戲謔、祝福裡的愛情，其實並不為著這些表面的同情、戲謔與祝福而擔心，真正掛意的是人們的注意以及無時不刻的評估，使得他們想像中簡單的爱情成了個話題。話題並不一定要用話說，它可以是玩笑，是眼神，是尷尬，甚至只是猜測。這個愛情既是被莫名的加上了一些奇妙的雜色，也就怪不得李非與趙桀的憤怒與哭，以及超越現實的被迫害的幻象。如果被迫害的幻象是假的，至少眼淚是真的。

李非如果要溫存床邊的愛意，便要與趙桀相視提醒著今天有多少組織的任務。即便無人可以反對他們的愛情，他們卻要努力工作，以及力求表現，以便證實這個愛情的正確。李非再也不能哭，因為她是號稱或被標定為堅強的女性主義者，只不過她的堅強以及在組織中為女性主義做些微的辯護，都要消弭在大家都看到的她對趙桀的清柔愛意裡。女性主義竟然是因著李非的生活、運動與愛情，尤其是愛情，來定義的。柔情如果可以成為注目的對象，那麼趙桀就要更加的為了女性主義而辯護。他要怕李非，至少要裝作馴服，以便能在女性主義的道德光環裡宣誓自己的忠誠，因為如果沒有了這個宣誓，他們的愛情就失去了在進步份子面前交往的基礎。

不是馴服，也不是柔情，不是如他人所想像的那些樣子，才是他們原來真正的愛情。然則愛情交往卻無定樣，他們的愛情可以被大家的想像，被那些複雜而與他們無涉的各種主義所定型，並賦與應該是怎樣的圖像。只不過別人毋須承擔這個愛情的生死，他們卻要苦心經營這個「進步」的愛情。

當然，他們並不承認自己是一般庸俗飯夫走卒的愛情關係，他們以行動宣稱各自是獨立的個體；所以趙桀不幫別人傳話給李非，而李



非只能常說：「奇怪，趙桀跟我有什麼關係，有什麼話直接向他說去！」但是這個繁雜的手續，並不證明些什麼，只提供人們嘲諷的題材。

嘲諷總是根基在他人自己粗淺的愛情經驗以及對於床第之事的想像，別人總要說：「他們是做為一體的存在，理當一同對待與處理。」只是根基於這樣的經驗與想像，就如同這世界已規定好的對愛情的格式。於是，如果趙桀是將軍，李非就是床邊的軍事。他們彼此相期，為了他們相守的一個偉大的誓言：愛情是無邊的誠實，所以他們要交換所有一切的訊息、一切的政治判斷、還有那些一閃即逝的背叛慾念。只不過又得費心思量的是，他們到底誰是將軍，誰是軍師，或到底為什麼他們是將軍與軍師的關係；又得細心估算，擔心彼此一不心得罪誰，造成組織的難題，就要被保甲連坐。

別人是說：「本來愛人就會互相影響嘛！」但是忘了自己對這個愛情的影響；有多少的夜裡，這個愛情直在組織無聲的紛擾中曲折的穿過，又有多少的日子，要在不經意中表現的泰然自若。這個愛情要肩挑駝不掉的眼光，要成就組織的喜悅，更要具有真正的進步性。而趙桀與李非的愛，所賴以維繫的，只是誓言裡近乎英雄主義自殘式的苛刻而無邊的誠實。這個惡夢般的愛的難處在於：他不是將軍，她也不是軍師，但是他有時是將軍，她有時也是軍師；於是他們什麼也不是，連作為一對簡單的愛人都不是。

李非寧可真正誠實的對趙桀說：「你對誰有成見，這成了我的負擔。」也不願對著趙桀抽象又迂迴的說明。趙桀期望那些流言可以在他們愛的真誠中消失，卻又不肯將自己對這段愛的質疑念頭點破，彷彿一說穿，背叛的罪名就會浮現在這個愛情裡，成了醒目的污點。舊日原初的無邊的誠時，已然化解在夜裡睡前的猜想，成了日復一日「愛我不愛」的問號，真真假假戲言中「分不分手」的觸探，「什麼時候結婚」這個不斷要躲避的承諾，以及「我們一定會永遠在一起」的欺人謊言；誠實成了愛情生活裡令人難堪、又無處可逃的自我審判。

是李非敏銳的眼神勇於抗拒別人的注目，而不是趙桀的沉默；是李非理直氣壯的挑戰心裡假想的對手。但是太過理直氣壯就成了別人

眼中尖銳的芒刺，會刺穿組織有形、無形的規範與自覺、不自覺的人的交往方式，太過理直氣壯就活在自陷的思索，在李非的世界裡就沒有了現實，只有自己思考的天羅地網，準備隨時定位別人在「進步」地圖裡的座標點，好用來反擊，也在談話中簡單的聽別人兩三句話語就說：「我知道，我瞭解，你的問題是....」李非當然應該勇於批判一切，只是所有人都察覺，她過於不近人情，彷彿所有人都凝結成她抽象世界裡的風車，連趙桀都這樣覺得，唯一的不同，只是趙桀瞭解李非。

其實，不是趙桀瞭解李非，只不過他們有了愛情，趙桀就變成瞭解李非的權威，放大來說，彷彿也就多少瞭解了女人。趙桀總是敏感到因為他們的愛，使得李非加劇凶悍；只是愛與凶悍皆是不可理測的，不可分析的，這使得趙桀隱約認為：「李非只是因為別人的注目而情緒不穩定」，不必要太過認真的分析，他就已經瞭解李非的痛苦。如此的瞭解給自己與別人說明了什麼呢？除了是「女人／神秘／不可理喻／情緒」的同義反覆，又多了些什麼？「唉！女人本來就是這樣」這個結論已經隱引浮現在趙桀的心頭，但是因為這個想法有罪，趙桀就不肯乾脆的承認。

趙桀常常避免回想那段選擇的日子裡無邊的煎熬，是要愛還是不愛？愛是否能長久？若不能長久是否證實了自己抉擇的錯誤？而如果是錯誤，又要如何面對世界承認自己的幼稚與不成熟？而趙桀的確能夠避免回憶，使得愛的記憶籠罩了模糊的面紗，讓它就像舊日運動的歷史一般，模糊又真確，卻又總是觸景傷情。是李非不斷的要追回甜蜜的回憶，將濃情輕掬愛撫，還有那些熱烈擁抱與親吻。竟是「害怕」可以將兩人緊鎖，又令兩人分離，而不是誓言裡無邊的誠實。而「害怕」的是腦中不實的遐想，流動的感知，剎那的火星，捕捉不到的思維閃電；有些是背叛的罪念，還有想像分手後自由的嚮往。

趙桀與李非的愛，可以說分手就分手，大家還來不及斷言他們的開始，又匆忙的面對他們的結束，然後又匆忙開始討論。簡單的說，是李非拋棄了趙桀，愛上別人了；複雜的說，他們或許正勇敢的面對現實的生活，包含了這次愛情的債。



就像在瓊瑤荒唐的愛的世界裡，除了庸俗的情節、詩般的對話、俊男與美女之外，最重要的是，得刻劃愛情的偉大，把愛情變成神秘的道德，為著這神聖性來讚嘆與歌詠，愛情便是無聲的、內在的靈光；它激揚了男男女女永無邊界的討論，並且不需要結論，因為一旦有了結論就會將討論停頓了，「討論」才是愛情的生命。如同瓊瑤的世界，趙傑與李非的愛情將是長久的討論，沒有任何的句點，不能有完結；他們的愛情是如此的在大家的腦袋裡面存活，是如此的被注意，其實正是愛情變成了神秘的焦點，變成是統治我們的聖王，好使大家在其支配下為它下註解、做評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眉批。不過進步人士既不肯運用瓊瑤的語言，加入世間矯情的討論，便得使用更為艱澀的理論說詞，讓這些言說成為愛的詮釋。

可惜這些艱深的詮釋將愛情變得更為荒唐，更難以理解，這些關鍵字是：組織、自主、解放、女性主義、社會化的身體……等等，還有些教條的人的斷言：「這些為著愛而產生的辯論是唯心的！」這些嚴肅的理論詞句，有誰聽得懂就讓他們去聽好了。只是趙傑與李非並沒有遠離瓊瑤，其他人亦然。因為我們的眼光總在天邊，因為我們的思索總是理論，因為我們的生活就是一波一波的鬥爭，所援以自處的，求取他人諒解的，不過是那一些些近兩年才習得的鬥爭經驗；對於過去而尚未逝去的生命裡感情的債，對於自己的未來，除了藉助理論的名句，抽象的語言以及心裡不自覺的瓊瑤之外，還能憑藉什麼呢？

多像是文學家的暗喻：我們只有愛而沒有愛人，有階級而沒有老闆與工人；我們有了結構而失卻人生。這個運動不教人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與愛情，面對組織現實中的愛慾，但卻將人的生命激盪，激盪出每一個人最不經反省的內在，不容得事先準備裝扮好的面貌出現，也沒有時間可以推諉。在這無處可逃的運動裡，要多麼深刻的剖白與反思，才能在大家眼前赤裸裸的面對自己的愛情；要多麼無情挖開自己生命的瘡疤，才能懂得口號底下一丁點解放的血肉。然而「解放」這個口號，我們提得如此氣派，用「進步」來自我標榜，又說得如此輕易，直至愛情消失在異化的口號、物化的語言中，成了紅色天堂裡遙遠而斷續的回聲，才嘎然而止。 ☆

人活著，有時候是一種邏輯的學習與抗拒。在運動的圈子裡是一個代表性說明。能不能學會有效的表現及分工搭配是決定生存的條件 -- 無論用什麼方式。這不是道德性的問題而是「實現」（注意：不是現實），實現一種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

運動團體進步與否很難分辨清楚，寧願相信它在性別問題上的進步性依賴團體中的自覺女性。意思是說依賴生活中的肉搏戰。這種鬥爭的有苦難言與筋疲力盡令人心酸，因此也更需要同志 -- 無論來自男人或女人。於是這又是一個新的矛盾的起點。

問題回到原點 -- 如何從生活的戰場中篩選出學習及揚棄的種類？沒有答案。就像任何一種運動一樣，儘管指導性的原則千古常辯，答案卻永遠在實踐的過程，邏輯的改變與否是唯一的指標，沒有捷徑，有的只是實踐的抉擇和挫折。很可惜這是我唯一能提供的參考資料。

至於為什麼不絕望？因為與其做一個被奴役的異化人，矛盾與痛苦竟顯得那麼可貴。 ☆



〈兩性之間〉  
TO....

王時思

To me 一號

我以慕道者之姿千里而來  
追逐你  
自翻剛烈的貞婦  
但是你堅持  
後宮是婦人們唯一的去處  
從此我便成爲被放逐的異族  
在邊疆游牧  
可有可無的求溫飽  
無可無不可的觀戰  
甚至懷疑起自己的忠貞  
仰問你，  
答案是

To?

並不總是軟弱的  
大部分的時候  
我肆無忌憚的抽煙喝酒罵三字經甚至在黃色笑話中間帶頭狂笑  
在男人的臂彎中披荆斬棘  
悲哀因此稍緩。 你知道的  
「哥兒們」.....

一個忽略的眼神

To m 二號

身邊總是有陰影

你的影子  
披著黑夜的大衣  
在國度的邊界巡邏站崗  
始終不知道  
那天被驅逐出境的偷渡客  
正是你朝思暮想的愛人呵！



直裁「野百合」  
請多多來稿  
和捐款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劉茂彬

帳 號 21190523

寄 款 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壹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主管： 經辦員：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劉茂彬

帳 號 21190523

寄 款 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壹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登帳後隨郵政劃撥儲金收支詳情單寄交帳戶

盛陳內備機器印  
證用請勿填寫

登帳編號

經辦局號

工作站號

帳 號

日 期

存 款 金 額

本聯由郵政儲蓄金匯票局劃撥處存查  
(100張) 200,000張 79.6.245×130mm  
(60P.張) (來函) 保管五年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紙質兌換票據之存款，請請於兌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  
先以電話通知劃撥處及相關劃撥分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  
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野百合第五期終於出刊了！

本期出刊，適逢縣市長選舉結束不久，依例，總得談談對此次選舉的牛毛看法，〈縣市長選舉之後〉便是一篇「清談」式的論「集」。黃新高的〈地方派系，文化民主〉則是他就高縣派系的觀察心得，及對政治民主的看法。

與學運有關的文章，這回以「遍地烽火」為專輯名。內有廖敏達的〈我們正在東海營建一個以學生為主的社區文化〉，談東海這學期的各項抗爭（尤以抗議阮大年貪污事件為最）所引發出他對學運的看法。清華台研社〈痞子說的話〉，約略談一下台研社本學期的狀況。石育苑的〈大學生下鄉之意義及目的〉，是從中興法商〈青年〉轉載來的。內容為何，見題目便應了然了。〈管建學運〉收有兩篇對中原及文化的狀況報導。史哲的〈學費、私校與學生運動〉，對目前各私校如火如荼進行的高學費運動，有精闢的批評和建議，頗值現行運動者一讀。

對於非學運的報導或文章，此次收集在「多重戰線」中。有邱花妹撰寫的〈1993年暑假作業〉，報導今年暑假清華社人所學生到水源里活動的經過。另有韓仕賢的〈「1005勞工立院請願」的意義〉，劉思龍的〈搭上工運的列車——工運義工的感想〉，鄭斐文和陳政亮合寫的〈雛妓教授側寫〉。

「音樂屠場」本期繼續推出。由何東洪翻譯 Andrew Goodwin 的〈數位複製時代的流行音樂〉。本文談的是數位的發明和應用對流行音樂的影響和沖擊。因為文章太長了，怕大家瞌睡，忍痛分為兩期刊出。阿亮繼〈自殺的喪禮〉，本期續推出〈愛在運動蔓延時〉，想必又是大家爭相傳誦的奇文。非關男女的短文〈運動中的女性〉因為編者有看沒有懂，所以只好請各位自己看。時思這期寫了首詩〈To...〉，也是要大家自己看的。

這期有給稿而未被刊出者，在此向諸位說聲抱歉，下期必定優先錄用。但還是請諸位不要氣餒，再接再厲，努力寫稿。

紙短言長，不再多說。

建造一個新而  
獨立的校園

##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元以上。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 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通 信 欄	
-------------	--

此欄係備存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